

章氏遺書



章氏遺書外編卷第十八前不和州志三

政略第一前不

漢二人 晉十人

劉宋八人 蕭齊二人

梁四人 宇文周一人

隋二人

夫州縣志乘比於古者列國史書尚矣列國諸侯開國承家體崇勢異史策編列世家抗於臣民之上固其道也州縣長吏不過古者大夫邑宰之選地非久居官不世祿其有甘棠留蔭循蹟可風編次列傳班於文學政事之間亦其宜也往牒所載今不可知若梁元帝所為

丹陽尹傳見隋志凡十卷孫仲所為賢牧傳見唐志十五卷則專門編

錄率由舊章馬班循吏之篇要為不易者矣至於州縣

全志區分品地乃用名宦為綱與鄉賢列女仙釋流寓

諸條均分門類是乃摘比之類書詞人之雜纂雖略倣

樂史太平寰宇記中所附名目實兔園拈摭詞藻之先

資欲擬春秋家學外史掌故人編列傳事具首尾苟使

官民同錄體例無殊未免德操詣龐公之家一室難分

賓主者矣竊意蜀郡之慕文翁南陽之思邵父取其有

以作此一方為能興利革弊其人雖去遺愛在民職是

故也正使伯夷之清柳下之和不嫌同科其或未仕之

先鄉評未協去官之後晚節不終苟為一時循良何害

一方善政夫以治績爲重其餘行業爲輕較之州中人物要其始末品其瑕瑜草木區分條編類次者其例本不相侔於斯分別標題名爲政略不亦宜乎夫略者綱紀之鴻裁編摩之偉號黃石淮南之屬抗其題黃石公三略淮南子張溫魚豢之徒分其紀張溫三史略魚豢典略蓋有取乎謨略之遺不獨鄭樵之二十部也鄭樵通志二十略以之次比政事編著功猷足以臨蒞邦人冠冕列傳揆諸記載體例允符非謂如裴子野之刪宋略但取節文爲義者也志曰標題定體義有重輕載筆摛文事存互證前代官斯土者存於史傳人皆知名不可忽也事遠年湮政績無所考見苟其人足重亦得一例並書人以地重地亦

以人重難容執一而論者也謹次漢晉以後至於今茲
爲政略三篇

漢揚州牧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父宣哀帝時任
司隸校尉爲王莽所殺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尙書事後
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卽去之初爲郡功曹莽
以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
永太守荀諫擁護召以爲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爲諫陳
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
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
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迺歎曰我受漢茅土不能立節
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勅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

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
出興遂駕往永迺拔佩刀截馬當匈迺止後數日莽詔
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
徵再遷尙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
州朔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至河東因擊青犢大
破之更始封爲中陽侯永雖爲將率而車服敝素爲道
路所識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卽位遣諫議大
夫儲大伯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迺收繫大伯
遣使馳至長安旣知更始已亡迺發喪出大伯等封上
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
人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眾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

更始不能令全誠慚以其眾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時攻懷未拔帝謂丞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

以下原缺

列傳第一

何蕃

張籍

杜默

傳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又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夫矯志勵行自越流俗非以為赫赫也而風清邁運軌振來茲儒立頑廉尚友論古是以東京名節則逸民分於黨錮南宋講學則道學別於儒林往牒所載不可誣也末俗澆漓不敦

古處好名之習日以益甚攘羊證其直躬易妻稱其善讓繕性滑欲以求有聞而史臣載筆一代浩繁丹青熒其耳目山谿封其意志其含毫莫斷而輟簡時聞者又豈特鮑照人微見遺宋史王通趣默不入隋編而已耶魏文有言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自唐宋以來載筆之士日以繁多其間磊落瑰奇之行文采不曜史策失編其或因人附著略見姓名而載考逸文旁徵他說乃往往見其遺事則由此而推聞見所未周其湮沒不彰者何可勝道也哉唐三百年和州人文止傳何蕃張籍何蕃以韓愈有傳故錄於卓行而張籍亦以能詩與孟郊李賀諸人

游韓氏門遂知名然其傳頗略余甚恨之杜默不見於
宋史而遺文亦復無傳者得歐陽修石介贈詩反覆推
之乃轉得詳其出處豈所謂附驥尾而行益顯者非耶
夫博采舊聞闕其疑似知屋漏者在宇下補史失者在
諸志矣今錄之爲列傳首
何蕃唐德宗朝居太學有聲太學諸生至不敢與蕃齒
時陽城爲司業有薛約者以狂直言事得罪吏捕迹得
之城家帝怒城黨有罪貶城道州蕃率諸生李讜王魯
卿等二百人伏闕下請留城柳宗元聞之遺蕃等書曰
詔出陽公道州僕聞悒然幸生不諱之代不能論列大
體聞下執事還陽公之南轅也今諸生愛慕陽公德懇

悃乞留輒用撫手喜甚昔李膺嵇康時太學生徒仰闕
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誠諸生見賜
甚厚將亦陽公漸漬訓導所致乎意公有博厚恢大之
德并容善僞來者不拒有狂惑小生依托門下飛文陳
愚論者以爲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道仲尼吾黨狂狷
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
竊履彼聖賢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
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且陽公
在朝四方聞風貪冒苟進邪薄之夫沮其志雖微師尹
之位而人實瞻望焉與其化一州其功遠近可量哉諸
生之言非獨爲已也於國甚宜蕃等守闕下數日爲吏

遏抑卒不得上然當世翕然躋之初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焉來請起蕃蕃正色叱去於是六館之士無從亂者蕃事父母孝初游太學歲一歸省父母不許後閒歲一歸又不許居久之閔父母老揖諸生請歸養諸生閉蕃空舍中相與狀蕃義行白司業陽城會城貶道州不果蕃居太學二十餘年諸生不爲非義有死喪無歸者皆身爲治喪並撫恤其孤終身力行不倦云

張籍字文昌烏江人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爲太常寺太祝久次遷祕書郎韓愈薦爲國子博士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一時名士皆與之游韓愈賢重之與愈門下士李翱皇甫湜齊名愈書與馮宿論文言李翱學文

頗有所得張籍年長於翱其文與翱相上下云籍性狷直嘗以書規韓愈曰古之胥教誨舉動言語無非相示以義非苟相諛悅而已執事不以籍愚暗時稱發其善教所不及推誠相與不間塞於他人之說是近於古入之道也籍今不復以義是執等面拒歡來者烏所謂承人以古入之道歟頃承論於執事嘗以爲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蓋聖入之道廢弛之所爲也宣尼沒後楊朱墨翟恢詭異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以正之聖入之道復存於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人使人寢惑揚雄作法言以辨之聖入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浮屠之法入於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

沿而熾天下之言善者惟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沉於世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爲訾終無裨於教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若盍爲一書以與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學之所爲乎曷可俯仰於俗囂囂爲多言之徒哉然欲舉

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也比見執事多尙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尙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以爲損况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爲也今執事爲之以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爲或有不出於世之守常者竊未爲得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宏廣以接天下士嗣孟軻揚雄之作辨楊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尙哉籍誠知之以材誠頑鈍不敢竊居作者之位所以咨於執事而爲之爾若執事守章句之學因循於時置不

朽之盛衰與夫不知言者亦無異矣愈答書以謂著書者義止於辭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沒後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今排二家有年不知者以爲好辨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書又將無得矣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今時未至請待五六十爲之無實駁雜之說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閒乎籍又以書復曰老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爾執事材識明曠可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焉今以其言諭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爲此而止未爲至也夫處一位在一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諭之諭之不入乃舍之

猶有已化者爲證也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諭之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爲書爲書而知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爲書則於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游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遑有所爲況有疾疢吉凶虞其閒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爲恐終無所顯於後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所爲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於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曰俟後或有不及曷可追乎天之與人性度已有器也不必老而後有成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

待五六十乎執事日不覩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曷懼於年未至哉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聖人之後聖人已有定制故也若顏子獨立於世必有所云著也古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資於師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前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爲書若孟軻者是已傳者猶以孟軻自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爲之也後軻之世發明其學者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喪浸不及揚雄之世不自論著以興聖人之道欲待孟軻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舉之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爲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拊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

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爲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
眾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籍初病目
盲後復故仕終國子司業爲詩長於五言尤工古樂府
用意深厚得風人之旨宋張洎哀其所著得四百餘篇
籍著籍烏江久宋有張邵張孝祥最知名皆籍後裔邵
孝祥等自有傳

杜默字師雄師事石介介與歐陽修嘗贈之詩熙寧末
仕新淦尉初默懷才不遇意氣骯髒下第夜歸宿項羽
廟以文質神前慷慨呼曰千古如霸王而不能得天下
有才如杜默而見放於有司豈非命哉豈非命哉因痛
哭不能自休神像爲之淚出如瀋默遺文失傳逸事無

所考見乾隆年安徽學政朱筠親至豐山觀默手植梅樹慨然思其爲人命知州劉長城建亭其處而筠爲文以記實其文考默遺事頗詳文曰按石介集三豪詩送杜默歸歷陽樂史太平寰宇記歷陽縣屬和州然則默實和人而厲鶚宋詩紀事云濮州人非也默宋史無傳今州志亦不爲立傳謹以石介歐陽修贈默歸歷陽二詩考之二詩之作當在仁宗康定元年庚辰石介詩序本朝八十年按宋太祖以建隆元年庚申代周至康定庚辰八十一年矣歐陽修年譜是春范仲淹起爲陝西經略詔討安撫使辟修掌書記辭不就六月自權武成軍節度判官召還復充祕閣校勘故歐陽修贈詩云杜

子來訪我又云河北新點兵也按石介亦以是時服除
召入國子監直講墓誌介直講歲餘薦拜太子中允是
慶厯元年辛巳又薦直集賢院三年癸未作慶厯聖德
詩歲餘通判濮州五年乙酉卒矣然則康定庚辰石介
入太學歲也蓋先此一年介或未直講太學而歐陽修
未入京邑故不得曰巳卯而斷之曰庚辰也修詩云來
時上師堂再拜辭先生介詩序云師雄學於余辭歸厯
陽詩云師雄二十二然則康定庚辰默時年二十二生
當在眞宗天禧三年己未杜氏譜云生於明道元年非
也譜又云年六十三卒當在神宗元豐四年辛酉宋詩
紀事默熙寧末特舉名仕新淦尉按熙寧之末改元元

豐默卒於元豐四年是爲尉越四五年而卒也按介卒於慶曆五年乙酉年四十有一作序及詩之年實三十有六修卒於熙寧五年壬子年六十有六是年實三十有四宋史石介傳介卒夏竦言介詐死請發棺詔下提點刑獄呂居簡曰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辭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應詔於是眾數百保介已死乃免斲棺是時默必具軍令狀之一人也介沒後十二年其家將葬之子師訥與門人杜默姜潛等走告請銘於歐陽修其年英宗之治平二年乙巳也修五十九而默四十有七其思所以表章其師愈久而未之敢忘所謂生死不相背負者可想見已又按默

以康定庚辰還歷陽越六年慶歷乙酉歐陽修出知滁
州滁與歷陽密邇絕不聞默過從贈答蹤蹟意者是時
方跋涉左右於其師之殞餘謗燄久留京東充岱之間
以是無過滁之隙然則具軍令狀保師死者默蓋身先
之而名不聞至今七百年後又信可考而知也筠所推
表並得其事理故綴錄焉

志曰傳志之文古無定體左氏所引軍志周志諸文卽
傳也孟子所對湯武苑囿之問皆曰於傳有之卽志也
六藝爲經則論語禮記之文謂之傳卦爻爲經則象象
文言謂之傳自左氏春秋依經起義兼史爲裁而司馬
遷七十列傳略參其例固以十二本紀竊比春秋者矣

夫其人別爲篇類從相次按諸左氏稍覺方嚴而別識
心裁略規諸子揆其命名之初諸傳之依春秋不過如
諸記之因經禮因名定體非有深文卽楚之屈原將漢
之賈生合傳談天鄒衍綴大儒孟荀之篇因人徵類品
藻無方咏歎激昂抑亦呂氏六論之遺也呂氏十二紀
似本紀所宗
八覽似入書所宗
六論似列傳所宗班史一卷之中人分首尾傳名旣定
規制綦密然逸民四皓之屬王貢之附庸也王吉韋賢
諸人儒林之別族也附庸如顓臾之寄魯署目無聞別
族如田陳之居齊重開標額徵文則相如侈陳詞賦辨
俗則東方不諱諧言蓋卓識鴻裁猶未可量以一轍矣
范氏東漢之作則題目繁碎有類米鹽傳中所列姓名

篇首必標子注於是列傳之體如注告身首徵祖系末
綴孫曾循次編年惟恐失墜求如陳壽之述蜀志旁採
季漢輔臣沈約之傳靈運通論六朝文史者不爲繩墨
拘牽微存作者之意茫然如空谷之足音矣然師般不
作規矩猶存比緝成編以待能者和而不倡宜若可爲
第以著述多門通材達識不當坐是爲詹詹爾至於正
史之外雜記之書若高祖孝文論述策詔皆稱爲傳漢藝
文志有高祖傳十三篇孝文傳十一篇則故事之祖也穆天子傳漢武內
傳小說之屬也劉向列女傳嵇康高士傳專門之紀也
王肅家傳王裒世傳一家之書也東方朔傳陸先生傳
一人之行也至於郡邑之志則自東京以往訖於六朝

而還若陳留耆舊傳會稽先賢傳之類其不爲傳名者若襄陽耆舊記豫章志後撰之類載筆繁委不可勝數網羅放失綴輯前聞譬彼叢流趨壑細大不捐五金在治利鈍並鑄者矣司馬遷曰百家言不雅馴摛紳先生難言之又曰不離古文者近是又曰擇其言尤雅者載籍極博折衷六藝詩書雖闕虞夏可知然則旁推曲證聞見相參顯微闡幽折衷至當要使文成法立安可拘拘爲劃地之趨哉夫合甘辛而致味通纂組以成文低昂時代衡鑿土風論世之學也同時比德附出均編類次之法也情有激而如平旨似諷而實惜子奪之權也或反證若比或遙引如興一事互爲詳略異撰忽爾同

編品節之理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聚公私之記載參
百家之短長不能自具心裁而斤斤焉徒爲文案之孔
目何以使觀者興起而遽欲刊垂不朽耶且國史徵於
外志外志徵於家牒所徵者博然後可以備約取也今
之外志紀傳無分名實多爽旣以人物列女標爲專門
又以文苑鄉賢區爲定品裁節史傳刪略事實逐條附
注有似類書摘比之規非復古人傳記之學擬於國別
爲書邱分作志不亦難乎又其甲科仕宦或詳選舉之
條誌狀碑銘列入藝文之內一人之事複見疊出或注
傳詳某卷或注事見某條此殆有類本草注藥根實異
部分收韻書通音平仄互標爲用者矣文非雅馴學者

難言今以正史通裁特標列傳旁推互證勒為專家上裨古史遺文下備後人採錄庶有作者得以考求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列傳第十

戴重

戴重字敬夫初名九重小名仲孫遠祖仲禮從明太祖取和

州從征有功得世襲千戶賜田宅著籍和州之西河村數傳至彥岫以俠行名淮徐穎毫間生子寵有孝行寵子恩為州學生能文章矜氣節子淳少孤事母孝有二庶弟撫而教之至於成人則悉以膏腴之產推讓二弟淳生重重少奇偉方兒時即嬉戲為兵械習行陳擊刺

法父戒之乃爲好武論滔滔凡千餘言因以自喻年十五爲生員遭父喪哀毀盡禮事祖母與母並以孝聞先是江浦鄭朝聘師事江寧焦竑溯江西羅汝芳講良知之學至是重於西莊築立雪堂館朝聘莊中與從叔元亮執贄稱弟子聞朝聘言聖人之學私心獨喜盡焚平日所習舉業程式文字慨然有志於古人靜坐深思徹日夜不倦窮經餘暇抵掌談王霸大略騰蹕自喜不屑屑爲拘儒曲謹意氣岸然也朝聘疾病重趨侍湯藥如孝子之事慈父及卒爲位而哭制心喪如禮有來弔者稽顙拜之卜築城隅設木主祀朝聘率同志四五人廬處其中時師友道喪學者鮮知尊事其師重毅然行之

製師祠記反復致意焉重叔父濬官温州通判歸與仇家訟閔於州堂暴卒仇藉居鄉御史馬如蛟姻婭凌轢閭巷長吏不能制濬旣死重養其老母爲撫遺孤破產復仇往來廬州鳳陽之間顛頓坎軻中自持嶽嶽不爲威武屈旣抑不得伸而時事有不可者輒登高南望慟哭不已人莫測也知和州將亂移家南京崇正八年流寇屠和州後稍輯流亡重歸省鄉井傷學校荒蕪作哀類宮賦以謂州有序在宋卜築橫江門郊君子利用寶王蓋得人於斯爲烈矣元兵起而燬焉後雖舉之亦無聞人也地非有改或者其造士則異與明興徙之國中東南隅亦百有餘年以登材也筮之曰不如佛寺之壤

吉寺在國中後有延邱謀而改作之未百年有加衰也
又謀而復之猶加衰也孟子有言或待文王而興或無
文王猶興地脉其何辜焉竊聞之其士愿而固業雖陋
而勤志雖愜而不害尙先民之遺哉後數十年流風下
趨子總角而游於此溯忠信之僅存逆僂虐之不可止
盡之心不敢言也十年之中吏禮凶德士親淫師家授
貪子國升器夫彝倫敦矣慨然曰茲其盜患乎居弗久
矣旣言其故因以其家去之已而日甚如沸如羹是以
及於乙亥之禍盜召盜也惟盜於淫昏之鬼是禱是祠
於師儒之舍是燼是廢其孔子實曰彼不仁之人旅而
出我門入我室盍與瀦我宮乎久矣夫子之不食於斯

土也予亟過而哭諸數年廟有宿莽無問樵者庚辰歲有司少遑葺焉作廟二楹塗瓦不旣它無所具者或謂曰是其興乎予曰典刑不正敗類不殄亂必未已宮室之治不治其小也壬午歲春有司將有事於廟予以諸生與執役及祭則攝也禮無俎豆樂無笙磬叔梁大夫之獻爵奠於地七十子木主半爲輿隸者析以朝爨師儒爭腩肉叫然噏然不聞德音予涕而出曰惟昔之廢以有今也今之廢又甚昔焉教之不教學之不學匪亡其實迄其文而亡之亦莫知咎之所在羣狂而樂其憂予不知其所極也哀哉作哀類宮其辭曰肇州歷陽惟湖陸兮命之教學以造譽古漢唐之無遺跡兮渺茭菰

之所聚有宋考宮於郊南兮式貞乎侯之度遠城闕而
邇雩邱兮偃橫江以築步賜干戚使胥鼓兮廸書幣於
東序朝假舟乎濂之溪兮夕叩伊門而啟戶折魁楚以
撻怠兮三歌皇華以蠲其怒於是御堯衢兮惟仁義之
輜我驅迺無幸而臨鯨淵兮縣忠信以爲壺也迄有元
之末造兮帝命神武焉其往擊蒙若崩角以拜長者兮
干貔熊負之江以東革衰弊之政若振槁兮曰多士其
咸功帥建橐而虎賁說劍兮度九州之地而新頰宮矧
吾土之在岐豐兮揚元龜之玉兆乃告從移郊之國兮
惟爾之中作廟翼翼兮我書旣同米於廩惟教孝兮抗
不寧侯以命之忠三年而又語之兮鹿辟豹植之升諸

公紛孔材之班班兮或卻車其畏朋夫守道之有獲兮
胡干祿之云工竊聞先哲之方軌兮後生之所恪也克
尊尊而親親兮恆求善而逐所惡也退不得罪於父昆
兮進不以恥君之爵也宵有奔而弗淫兮晝有餉金而
弗攫也將恐懇之不敢忘汝兮彼熒獨之不可雪也國
士桓桓扞吾民兮命可授而志不可錯也斯建學之爲
先兮而社之所托也維小夫之罔有知兮迺羔雁之是
索也不曰士之作德其何如兮曰茲土之不昌越三筮
而再遷之兮或西東之偃偃嗟從違之出舌兮疇日月
而異祥封艮山以載閣兮升巽木以飛幢制愈多愈無
攸益兮雖巧倖之指徒爲傷予生之昔晚晚兮委儒佩

於翱翔之餒朽羹之爲芬兮繼鄙音而嘎然揚之豈予
不知其已陋兮固肄業之是尙側予耳眇予目從斯游
兮蓋樹十莠而一梁日之邁兮月之將謂墨爲朗兮狐
狸爲蒼裂六行兮敗我五常於泮之林兮穴貪狼與皂
隸婁盟兮揖倡優而偕行使奴也越於貨兮逋於我藏
盜馬在廐兮目艷妻而奪之房媚不肖之吏兮持其短
長弄侮文之史兮如畫圓方責負倍償猶未厭兮幽其
弱以析楊幼儀執經以趨兮狎其婉變以競於牀使兄
可提履兮使父且舖糠悅其妻於桑間兮刺其母以鷄
賁之不良劇有禽之所不蹟兮寧夫人之自臧予泣而
道之弗忍兮默之乎憇其莫之創鑿於古以占夢兮顧

此都其淪亡約子履兮褰予之裳涉寒冰兮去故鄉故鄉之不可復兮沒吾齒之浪浪和州當寇殘之餘凋敝滿目重哭所親知見遺骸狼籍爲之解衣營葬居南京五年貧困不支五徙其宅聞中原寇盜蹂躪州縣望風解體因仰天擊劍挽弓作感栗聲慷慨悲歌時復泣下嘗謂喪亂洵至一身將老躑躅四顧安所置吾軀耶重通天文術數之學壬午應南京鄉試被放欲上書請莊烈帝遷都陝西大略謂中原流寇充斥國家脫逢不測欲一旦遷南都取道無由莫若早據關中可以扼河山之固號召天下且潼關抵鳳陽疾趨七八日可達勢與舊京未嘗不響應也重爲是說已十年今其時矣書阻

謁不得上是時災害薦臻怪變時見鵩鵲夜鳴厲鬼白
晝降人家言死生禍福事駝塘有大鳥長七尺夜輒飛
食民間小兒雞骨塘水久涸居人遠望見鉅浸汹涌白
浪漲天就視無有或以問重重憮然曰是所謂陽燄者
也於是沿江千百里間餓殍相藉野死無瘞行者皆斃
割取食重挈家流離轉徙欲謀樵隱卜居橫望山攜經
授徒時時短衣疾步出入閭里間插劍囊矢不類儒服
居人或疑爲盜相與駭愕後見橫經講肄弟子自遠至
者質疑就正艱難之中絃誦無虛日於是咸敬禮之遊
石曰湖走句曲抵南京周覽形勢會橫望盜起移家太
平又遷銅井名其居曰陶窳自序以謂埏埴不材旣棄

諸地猶有不材之用况以材而舍諸蓋自况也旋以兵
警輾轉走避最後營居州城西北鷹阿山中爲終老計
甲申順治元年三月明亡五月 大清定鼎京師明鳳
陽總督馬士英迎福王由崧入南京稱監國應天巡撫
程世昌聘重入幕重起應之已而用選貢召試武英殿
是時正朔有歸東南一隅自稱監國規模苟簡無足道
者而故明南國諸臣如史可法姜曰廣輩頗以忠義自
奮一時豪傑之士激昂感勵謂中興可期顛末具明史
中會馬士英秉政引用奸黨阮大鍼日以鬻官爵報私
恩怨爲事於是聞者解體重旣入試命題出論語行夏
之時試經義重義中有周雖舊邦吾願與子共爲之句

論判直指奸黨頗切士英主文者奇之擢名第一士英見其文怒甚將中以黨禍會有解者得授湖州府推官當事者誅厚賂重不應將改廉州適馬士英聞重有名欲招致收人望初重有澄泥硯士英使其客厚幣結重欲索硯爲贄謂顯要可立躋重謝曰明公黃金白璧高山斗窮書生擁一破硯願無勞深慮也拂衣徑去以書抵故都御史劉宗周陳說古今大義時事得失宗周偉之旣時事不可爲宗周尋亦罷去與重涕泣而別重亦歸石臼湖乙酉寧南侯左良玉將稱兵東下列士英入大罪傳檄遠近以清君側爲辭先走使聘重入幕重辭謝之與同志士朱華堞鄭大璟韓繹祖彭士望金有聲

潘居貞朱盛澂王漢沖張允修劉城魯可藻十二人結
不敢忘社會哭莊烈帝殉難諱日聞者莫不感憤時巡
按山東御史凌駟乘便宜聯絡河南歸德睢州諸府縣
將吏以史可法素知重乃因可法馳書招之期以戮力
中原爲南都嚮應重將赴之俄聞大清兵渡黃河凌
駟死難河南州縣望風歸欵重北望遙哭旣自詫曰天
不使我偕凌公死意豈尙有待耶卽赴南京謁吏部選
吏部徑注廉州時南都人爭譁日現五采重獨見日中
黑暈罩都城有氣如墨因歎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禍不
旋踵矣復歸石臼湖集鄉人教射爲正社盟從者凡數
十人已而程應昌得罪士英罷職不得代將挈家如湖

州邀重偕行先是同社鄭大璟廣信人也嘗謂重曰天下大亂吾鄉懷玉山中尙足避南宋之季謝枋得王炎午之徒皆其產也約先爲結廬相待重亦有意浙中乃挈家登舟從世昌行時同避亂於石臼湖者蕭雲從姚希舜王用賢葛良相馬阜生孟芳年等皆一時高士湖中邢于定亦賢而隱者館重其家意氣甚得至是重欲遠行諸隱士相與餞於大楓橋下雪泣別去卽放舟東發遇故糧儲參議冒起宗於水次起宗子辟疆與重同選貢重寓書辟疆曰國事至此吾輩死生皆可相見願君自愛慎毋忘平素也行次衛瀆亂兵阻世昌舟重與世昌用計斬其魁揚帆乘暮入太湖中風濤甚勵望東

西兩洞庭山如黑子出沒浮漚中舡如箭激將抵夾浦
見湖中棄甲毀盾並流而下聞大清兵已破南都福
王被執士英挾福王母妃走錢塘不知所底重與世昌
舟中相對慟哭遂由大全港抵後林村村中人故都御
史潘汝子國瓚亦與重同選貢爲重治戴山別業館之
有烏程書生嚴啟隆過語重曰程公深受國恩夙有民
望或者天未棄周人猶思漢今日巡撫勅印尙在不以
此時戮力王室亦奚以爲誠假列祖之靈號召天下豪
傑之士東收吳會西連閩越乘時相機得閒而進天下
事未可知也不務出此匿身避禍顧影求全日後按籍
誅求卽欲逍遙茗雪之間寧可得耶重因激厲世昌世

昌畏蒞不敢決又懼軍資不給謂圖事當計萬全重知
世昌終無激發意卽謝去不復與謀會大清兵下湖
州蘇湖之間遺民故臣多建勝國義旗謀抗王師者
數以使來聘重重俱不赴獨與嚴啟隆潘國瓚計曰丈
夫舉事成敗利鈍非所逆覩因人成事志士不爲也今
與諸君同大義莫若聚鄉黨豪傑自爲一軍前茅後勁
拔戟樹幟以待四方嚮應何如啟隆國瓚皆曰諾重因
屬世昌故將趙麟趾而國瓚亦薦其客王元震者字直卿和
州人謂其人短小精悍膽力絕人可任重大於是相與盟
於後林當是時重等招集遠近義勇二千餘人歛湖舸
五百艘世家巨室聞風輸金助軍實者絡繹相屬國瓚

亦罄竭家貲犒軍簡練器械整飭旌旗鎧甲部勒行伍
遂命三軍縞素重與啟隆國瓚誓師於象口軍氣振肅
樓櫓相望自長興達洞庭山故明文武將吏若黃飛錢
棟吳易盧象觀之徒皆聚眾太湖悉以其師來會有洞
庭富室蔡允心者年少負奇悉歛家貲得數十萬金來
從重軍而韓繹祖亦統長興之眾千餘人皆推奉所謂
楚藩通城王者明史年表及諸王傳俱未載其事無考姑闕之以作號令重議
身率後林之兵疾趨錢塘以合江東之師韓繹祖以長
興義旅出廣德州復太平據采石險要黃飛將太湖之
眾走京口徑襲南京則長江以南可以恢復部署已定
值中秋月夜酌酒會洞庭山上悲歡而散越五日逆我

大清兵於蒼谿前軍王元震以烏船數百頭從支港
出沒奮擊縱火焚大舟大舟不利轉動夾岸伏弩齊發
我師頗有傷者 大軍少卻重方集眾毘山勞苦將士
議進取策天忽大風雷雨颺作繫碇巨纜一時盡絕聯
艦雲散播蕩洪濤中咫尺不得相顧軍士皆顛仆莫能
起急鳴金收眾泊西沙洋勢始稍定中夜復大風雷拔
中軍豹纛吹折帆檣旗幟毀裂比明檢校殘軍無復行
列重仰天大慟謂元震曰自與公等舉義馬革裹尸夙
所願也今三軍未交天意若此人事復何望乎因慷慨
賦詩有更遣包胥何處哭誰爲荆軻復同謀之句聞者
悲之於是還泊後林將收散舟入洞庭山集師再舉會

大清兵進勦後林適潘國瓚爲子納婦婦家溫氏饒於貲亦請破家從軍故卽軍中成禮適大軍掩至人不及甲村中大亂重亟出大軍遙望射之發三矢皆格落不得近而元震方掉舟急流殊死力戰大呼馳突重急與啟隆率眾繼進我軍有小校隱坳垣中自左出不意射之重中矢矢洞腹飲羽重拔矢出其鏃按創疾走顏色不少動遇啟隆亦被刀創於是導重從歧途遁去大軍擒元震大索後林方重將舉事以家寄東林至是轉側遁歸東林山中大軍將勦東林以趙麟趾歸降因乞保東林許之得無恙大軍自蒼谿返湖州鞠元震主謀姓氏及出師符繳所自作元震至死卒不

出一語重卧東林金創潰裂下血數斗自擬必死醫者以謂可治重因慷慨用韻語作死問之篇以反覆死生之義其詞曰或問戴敬夫汝之不死其天乎抑人乎汝言男子穴脰陷胸直底事安能兒啼女泣招魂束魄鬼模糊今者汝死亦可矣何事一痛之弗忍黑夜嗚嗚白晝呼予曰此言似矣而不然自古皆有死或重於九鼎或輕於一錢君不見岑君然來君叔何如彼其慷慨又不見孫文臺劉越石何如此其冤填當時一箭穴我腹我已結纓僵矮屋被人扶我歸山村神明炯炯如有存下血一斗夜中夜故人載我藏空舍煑粥煎水呼我兄我兄強食生可借六日始得歸東林五男驚視如聾暗

好友告我汝不死出貲買藥加著葭但覺柴骨四五裂
火燒繩縛曳復曳痛即可忍心不瞑搖搖勃勃遊精靈
眞宰上訴見天帝帝曰汝魂其未替破骨出塗毒戛然
如發噫沸出半升一升水已是千年精尸氣自此稍知
我有身四肢九竅還君臣坐卧扶起賴吾子老夫居然
不死矣東鄰屠猪如屠龍西鄰青鴨青鸞同白崧黃米
不易得舌饑那惜兩手空於是問者拊手而長語曰汝
方生兮輒欲發憤死汝之死兮又欲吉祥死汝旣方死
而方生兮今又方怖而方喜嗟嗟乎惟天有命汝不死
余曰噫嘻是安知天道二十年來殺氣盛億萬血肉爲
枯草幾人忠烈幾奸邪賢愚貴賤何壯老我於天地間

萬物財一物何啻千牛之一毛爲雞爲彈爲輪戾生亦不加長死亦不加消譬如夏蟲歷冰雪譬如夜菌延崇朝偉哉造化者豈以我之拘拘爲逸勞噫然則我之生死亦偶爾天乎人乎在何許問者莞爾而笑曰子安得此長者語創漸平中夜忽驚呼子本孝曰方寐間見神人首垂纓絡室中作旃檀香自稱日月燈明佛爲我授記指示去處所宜我當僧矣遂髡爲僧自名易心和尙號曰妙光法師於是行遯歸和州時蘇湖一帶邏兵相屬行旅有異言異服者稽檢甚嚴重將家跋涉江湖本孝使婦女密紉其衣指水誠曰倉猝有變若等以是爲歸可也重歸鄉不復家宿頭戴鐵箍轉食僧寺創復潰

敗賦咏不輟詞旨皆悲壯激越見者不忍卒讀居甘露寺簡閱佛藏著梵刹志及歷陽名僧傳舊傳宋有慧蘭禪師建炎之末抗元命自焚死重感其事欲結廬祀之自筋竹劫至蒼山所過浮屠精舍緇流相接欵洽甚至後欲卜居蒼山會浮言有舉義者皆以重爲歸蒼山人惶惶懼禍至重避之棗林還居北山蓋其先祖葬地也因曰吾舍首邱將何從焉遂僧栖馬鞍寺命子本孝視迢迢谷中田舍以給朝夕然病益不支聞四方以頑民舉義者日就俘戮益憤惋乃賦死矣之章遂決意絕食故都御史金光辰素以氣節自負至是策杖來山中問疾見重有愧色白白偷生非本願指其衣帶閒云皆有

死藥脫得所當引決耳重領之因曰先生自前朝感風

雷之變忠直聲振今古寧此身今日期苟完耶昔先生

與張二無

憚

劉念臺

宗周

二公相繼總憲皆以正學倡後

進士今張公正命劉公復抗節先生將何以繼之甲乙

之交先生與周仲馭

鏹

雷介公

嶺

皆逆黨所欲駢戮者

也當時周雷皆遇害而先生獨善全今日何以對二公

乎光辰無辭以對爲之掩面而泣重亦失聲慟哭時值

季秋哭聲遠徹林皋天陰無光木葉霎霎如雨墮地因

賦詩贈光辰所謂入林晏坐就蟲吟者也自是遠近餽

葠藥或請進饘粥皆不復接語次子移孝曰吾自負創

以來究知大道彼佛氏所謂坐化涅槃特易易耳以九

日絕食援筆爲絕命詩十五章有重陽送一生之句云
初猶飲水其子竊進以稊不得死凡十日迎歸家中家
人環拜堂下匿淚不敢哭更進湯液輒揮去喻其子曰
生之慚也有甚於死幸毋重困我因作遺誡數百言命
歛以時服毋作浮圖經讖事墓石書明和州河村戴重
墓棺止四寸踰月而葬不得拘陰陽禁忌如是又九日
端坐正衣冠卒年四十五是爲順治三年距被創周一
年矣死之月戴氏先墓松柏爲之枯死聞者異焉初重
方生其祖母嚴夢登山見日月並行方出旋沒識者以
爲殉明之兆云重貌修癯目有神光兩髯蒼篋張起頂
髮早禿談當世事意氣飛動少年讀書好擊劍術能樹

標數十步外擲劍中之傷世憤亂慕宋張詠之為人有
友遠遊狡僮狎其室友歸憤惋無所出重假其僮遊山
拔劍斬之山中初以仇訟往來鳳陽途遇老人奇重狀
貌因曰子非常人也吾有秘術授子隨以手抹屨向前
揮灑砂石颯拉雜下如雨飛三丈外大於雞卵且云順
風爲之可達十餘丈外重謝曰我書生也何可爲此狡
僧老人歎異而去性真摯篤於友誼崇正初與婁東復
社之盟同人若江南張溥天如張采受先楊廷樞維斗錢禧吉士
徐汧九一周鏞仲馭黃涇蘊生陳貞慧定生盧象觀幼哲顧杲子方
陳子龍卧子夏允彝彝仲徐孚遠閩公劉城存宗劉廷鑾與父吳應
箕次尾麻三衡孟璇沈壽民眉生梅朗中朗三沈壽堯景山孫臨克威

蔣臣个一方以智密沈士柱崑蕭尺木雲江天一文錢邦

芑少開徐濯道江西陳宏緒士徐世溥巨源萬時華茂張自

烈爾湖廣梅之煥惠廣東黎遂球美周及全椒金光辰天樞

金光房天州人魯可藻孺凡數十人皆以文章節義相

期許後遭國變或捐生殉節或高隱沒世終始不渝論

者以為一時之盛重歸山中凡一年每得同人死生之

問輒痛哭賦詩弔之以識不忘重於學無所不窺以多

故未遑著述嘗欲撰古今通禮以古喪禮未亡故於斯

尤致意焉三易稿不就讀經時得大義傳注亦多所是

正皆無成書旁通象緯術數家言遇事多前知雅不欲

以趨避之說啟徼倖心為文好韓非子詩法杜甫篆草

書法若繪畫事皆自成家所著書詳見藝文子四人本
孝移孝最知名自有傳

志曰我朝忠厚開基扶植名教凡前明抗節諸臣咸
與褒錄史傳所載炳若丹青至監國諸王雖無足道而
從臣如史可法瞿式耜輩抒忠勝朝顯抗王命亦得
一例並書無所忌諱恢宏之度蓋曠世所未聞也戴重
以亡國一諸生轉徙江湖謀生不暇而能號召義旅縞
素出師雖不自量力其志固可哀矣重有詩曰布衣自
古無成事仰哭蒼天吾道窮蓋紀實也明復社殉難諸
生如江天一楊廷樞等著於明史者凡數十人而重獨
失載惜哉聞唐王稱監國時諡重文節云

列傳第十一

成性父其德

成性字我存初名宗儒號率菴又杏懷祖建中鄉里善士明崇

正乙亥年流寇陷和州罵賊殉難事詳義烈傳父其德

天姿純粹篤於內行體羸瘠不能治經生章句顧好古

樂府及唐宋小說家言遇新奇可喜事輒拊掌以笑趨

左而右為父母指畫陳說父母喜即充然如有所獲愛

靜宜潔居室灑灑然年甫及壯而卒母祖氏殉節見列

女傳中性幼孤育於祖父八歲入小學誦詩受論語孟

子書強記兼人名稱童子塾乙亥之變建中一家死賊

難賊擄性去賊婦有李氏者見而憐之俾匿草中明日

賊去乃免性時年十有四耳離亂中寄蹟僧寺讀書尤
刻苦躁則以長繩繫足自警疾讀日夜不休既補州學
生員乃從鄉人戴重問學重故宿儒得性所業甚喜由
是講習日益精醇甲申歲明亡性避亂豐山倉皇生死
閒未嘗廢業順治四年丁亥以拔貢生入國子監明年
授祕書院試中書舍人旋舉順天鄉試成進士改中書
科中書舍人需次歸家著書十餘萬言甲午奉 詔馳
諭四川官吏取道自直隸山西陝西往返萬里故事使
臣所過州縣例有餽遺或謂性取之不爲破檢性曰我
窮書生何功受州縣餽縱彼無德色性獨無愧於心乎
悉謝去愛蜀溪奇石因使輶攜數斛歸行橐空乏泊如

也丁酉授監察御史巡按福建當是時大難初定傷夷未復而海寇鄭成功連合諸僞鎮與山賊陳德容廖明旗嘯聚聲勢相爲響應性與當事大吏討論勦撫頗中機宜巡歷所至輒偵其要害上疏陳形勢大略謂成功團練廈門屯諸鎮老幼妻孥固眾心各僞鎮坐戀妻孥爲盡死力然烏合之眾實繁有徒日分兵四出剽掠取供軍食勢不能久株守我師當出不意搗賊巢穴且謀聞賊遣僞官至湖廣偵義王孫可望投誠消息聞風喪胆不寒而慄竊謂宜以此時卽整舟師出精銳直趨廈門夫欲散賊黨先傾賊巢欲繫賊心先奪賊愛破賊要略未有先於此事者也又福建賊勢山海相爲響應比

者上游諸寇如陳德容廖明旗張耀華已漸次歸順惟汀州山賊温丹初負固不賓臣性從下游跋跬至汀卽與鎮道諸臣規畫攻勦形勢今賊據險爲巢土寨堅固難以驟下方春山水暴發因便築堤遏水還向居高臨下攻其不備寨外周布木柵防奔逸者臣恐軍久力弛減損奉給以備犒軍百里之間牛酒日至軍士無不踴躍歡呼銳氣百倍行見山寇就殲海逆勢孤無援土崩瓦解勢所必至臣性敢竭其愚奏上頗採納焉又上疏謂福建山海多事頻年征剿師旅繁興民窮地荒日以益甚臣性巡歷所至懲剔奸蠹因時興革撫之綏之惟地所宜至於地方情形當今利病謹取尤切要者條爲

四通伏俟裁擇一曰嚴汛守以固疆圉環海要汛舊設
寨遊聯絡會哨聲勢相通制綦密矣但濱海府縣幅幘
寥廓今日兵勢不能遍地設防宜擇最要之區屯兵固
守明代寨遊今未修舉雖有水師營兵戈船皆泊內港
以防近地人不素習豈堪輕試洪濤巨浸之中臣愚以
謂水師之設要在得人宜求熟鍊舟楫諳識水性將吏
使當重任廣選舵工水手繚旋招斗惟其能者優給廩
餉不爲常格使與水兵皆寢食其內以舟爲家習礮於
舟習射於陸鳥銃器械用其長技操演習熟庶幾水師
可成至泉州一府逼近賊巢水師官軍宜移屯石湖又
偵賊艘內犯由大墜左右兩路而來左近崇武右近祥

芝今宜兩處屯兵遙爲聲援賊入則聲礮相警石湖水師當其正衝祥芝崇武之兵左右出奇而夾擊之必獲全勝此泉州之門戶也惠安之北有峰尾司久爲賊窟百姓苦其殘害望拯久矣若能分兵屯此則有城可守居民皆爲我用又泉州之藩籬也同安一縣逼處廈門泃洲肘腋之間伏寇叵測若於高浦設屯以遏廈門劉五店聚兵設礮爲警則泃洲在其夾右亨泥石溇諸隘時出游騎往來巡哨之賊必疑畏不敢登岸久之必棄泃洲而廈門彈丸之地不攻自下矣此又泉州之唇齒也一曰分界址以防接濟海逆負嵎聚集亡命彼所急者米粟舟材而已所在有司禁遏接濟商旅舟楫絕不

爲通是海逆一日不滅則海禁一日不弛其勢然也然
奸民乘閒規利勾通不肖兵吏困累商販抑勒居奇或
山陸貿易之道誣爲出海或布粟日用之資詐爲禁物
是以他產之物遏抑不前取給無自本土所出壅滯陳
朽歸於無用商賈不行物價騰湧小民生計日就窮蹙
職是故也臣愚以謂先定商貨禁例若竹木鑛鐵硝磺
油麻之屬毋許通貿他若布帛菽穀小民日用所需宜
聽商民轉運俾就流通惟濱海大路或捷徑歧出可通
海道者嚴立疆界明爲厲禁更立勾稽文法上自使司
所治下逮諸府州縣往來商貨俱責官牙明書左券若
商民姓名材貨多少及取道所由具著於券以時比驗

則犯者自鮮至泉州出義成門達南安法口永春桃源
德化龍潯上壅峰抵尤溪縣經西芹至延平府以溯上
游則去海甚遠百貨交易均可聽民自便一日輯投誠
以綏殘黎福建爲山海要衝萑苻嘯聚之徒聞風向化
漸次歸順而用武之餘人失其業以故入伍者多歸農
者少軍民雜處約束教訓斯貴多方伏見投誠之後閒
有悍性未馴凌轢閭里者或詐索舊逋或脅署僞券居
民亦負氣不能相下往往訐其受撫前事竄易月日以
詣訟庭所在有司惟圖苟安無事不爲受理憤無所洩
遂至自相格鬪以快其私臣愚以謂善後之計宜亟令
解散宿怨禁止羅織以廣招徠以安善良竊計新附之

眾宜使合者以漸而分聚者以漸而散近者以漸而遠
消弭反側庶幾久安長治之道一曰清營伍以遏盜源
府縣編氓既有保甲諸營什伍猶未整齊竊恐一二鷙
悍者流不遵教化或比匪人作奸犯科爲閭閻病如已
被斥退不歸編戶廝養傭僕混迹其中者軍吏旣無名
籍有司不歸版圖凡若此類難以稽考臣愚以謂當責
成兵吏自爲版籍略倣保甲之制參用同居連坐之法
則軍伍肅清而盜源遏矣事下兵部議行性又上疏論
築堡備寇大略謂福建下游四府地皆濱海百姓處府
縣者旣有城郭復有防兵至於海徼之民比廬而處不
獨無險阻可守且又防兵所不及救方今逆賊游魂海

上每於沿海近處肆行焚劫府縣城邑近則越數十里
遠或百有餘里調兵往援賊已飽掠颺去且兵來賊去
兵去賊來勢難株守以備倉猝之寇蓋由居民無以自
衛不能與賊稍持旦夕以待援兵今宜沿海之地度賊
所必犯者無論民居多寡均出資財以築土堡多備長
鎗鳥銃習爲團練卽有賊兵猝犯人自爲守家自爲戰
馳報附近將領以兵赴援團練之民義切同仇自能戮
力夾攻賊必大創如是久之糧絕勢窮未有不瓦解者
也其論鹽場利弊以謂福建東西南三路鹽課統在運
司而上里海口牛田三場遠在海澨場官職微權輕寇
擾之後人民藉口凋殘追呼無效潯澳泃洲浯州三場

朝代亦設場官其鹽折上供領於泉防同知作永寧衛軍餉後撤場官民皆稱便我朝革除衛軍酌定鹺政而鹽折糧差復分爲二百姓未免重擾夫十羊九牧其令實繁省官節費經國之要請罷上里海口牛田場官領其事於福清知縣潯溪泃洲之領於晉江涪州之領於同安一在諸此則庶事畫一民無重累其論保甲請參用士流核丁糧請責重知府恤絲役請禁絕灑派皆切於時事並下所司熟議施行己亥報績陞兵部主事一再移疾去官優游且十年頗以文墨自娛遊浙江與給事成肇毅交善去之河南訪宋儒程子兄弟及洛中諸賢講學遺蹟當道貴顯者欲招致之灑然不顧也康

熙七年戊申授兵部主事歷監督南贛關稅壬子擢工
科給事中時議招募游民開墾荒田性上疏曰臣伏見
在廷諸臣有援古證今以爲必當興屯在外督撫見地
方荒殘亦曰必當興屯臣非謂其言之盡非也但今日
之屯與古不同古用兵屯民屯絕少故決機於兩陳之
間而興屯者如曹操袁紹相拒官渡諸葛亮之出師祁
山是也有防邊寇侵軼而興屯者如趙充國金城之略
是也然皆以有人而屯非無人而先議屯也又皆當年
收其利非待三年六年乃起科也今日之屯所以不同
者皆謂之曰開墾不謂之曰屯也謂之開墾又必須本
土之民非外來流民所得墾也蓋今日之荒地率皆本

土之民貧而棄之外來之人焉得入而據有其地乎且
外來之人亦皆流移失業者也既云失業是已地且不
能墾而乃舍之耘他人田乎今忽然興屯持 朝廷數
萬金錢付之何人若入荒殘之縣勢不得不責之知縣
知縣負茲重責無籍貧民不敢輕與有身家者亦必轉
輾責保然後付之萬一人事不測屯利未收而本貲虧
矣且必待六年而後起科六年之內官之遷移死亡不
可預定官吏得以容隱爲奸內帑本貲旣不可保而興
屯之事亦復有名無實皆非策之善也臣近見山東河
南廣東諸處有開田一萬餘頃者矣有開田數千頃者
矣官司皆有加級紀錄以敘其功未嘗用 朝廷之金

錢也然此又可責之有錢之官而不可以責之無錢之官也臣竊以謂今日而言屯事亦止宜責之本縣之官而不宜別設官以煩擾百姓本縣之官非不願加級紀錄所以不能開墾者官貧民貧故也臣伏願 勅下總督巡撫令各縣之官視民有力開墾者勸其開墾無力開墾者聽縣吏上本布政使請給牛種資錢視年歲盈歉量征租賦亦不必待六年之久而後起科也且是以本縣之民墾本縣之田官既易於稽察而 朝廷本資所散亦易於征收矣又上疏請獎進廉吏其略曰臣伏思吏治不清由於督撫薦舉多論催科不問操守古稱召父杜母言其愛民如子而民戴之如父母也今薦舉

之法既以催科爲重誰肯寓撫字於催科而廉慈之吏爲國家培養元氣者或以催科稍拙終無表見之一日臣竊以謂催科固屬急務操守尤爲大端我皇上所特重者首在廉吏能愛百姓也今之薦舉既有定數廉吏之催科稍有欠缺雖不得與幹練之吏並列上考亦何可與治行無聞者概置不論歟臣請薦舉之年其法合上考者舉行如故其有廉慈愛民著有成績者雖催科稍拙督撫皆得特奏以聞如是則廉慈之吏爭自濯磨於吏治未必無小補也疏上 特詔報可又論學政之弊以謂今日無真生員異日卽無真舉人真進士而天下遂無真事業矣是直省督學爲人才根本之地

今法止於試卷解部檢駁文字疵累謂之磨勘其奉職清慎與否未嘗一語及之是有磨勘而無考察也且自科道諸臣不敢以風聞言事貪黷之局遂牢不可破夫賄賂行於進取之塗與者甚樂而受者可安事在曖昧言路何由而指摘之伏願密諭九卿大臣於應推督學官員毋拘資俸慎舉所知若品行端方廉潔素著者各一二人以備督學之選日後如有營私受賂之事罪連舉主庶貪風賴以挽回頽綱賴以振舉矣性又陳民生十害以謂圖治莫先於安民安民莫急於除害臣竊讀漢文皇帝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陷於危亡而莫之

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乃知帝王仁民愛物之心蓋與
天地發生長養之德若有觸而動者 皇上愛民如子
四海之內直無不登之衽席矣而民間疾苦尙未盡絕
者害民之事非一端貪庸之吏習焉而不能革卽有良
吏亦革之而未能盡也臣請厯陳其弊一曰衙蠹之害
州縣胥役多用市井無籍奸民始以小忠結長吏之知
旋以小利餌長吏之欲內外潛通奸究叵測公差所至
雞犬不寧民之受害一也一曰抽豐之害地方官吏豈
無私交舊識朝去暮來叢林道院寄寓關說曲直顛倒
含怨莫伸民之受害二也一曰歇家之害凡鄉鄙錢糧
訟獄之事不能遙辦必投在城所主之戶名曰歇家此

皆地方積惡之徒一投其家錢糧則多被侵蝕獄訟轉致繁興民之受害三也一曰奸豪之害大奸巨猾武斷鄉曲凌弱暴寡小民敢怒而不敢言民之受害四也一曰上官胥吏之害自總督巡撫及布政按察諸司所用吏胥皆出州縣之民每與州縣長官分庭抗禮往往居奇關說民事不肖有司甘心媚竈言聽計從民之受害五也一曰佐貳之害斷獄聽訟長吏專責乃丞簿佐貳濫收呈牒擅行勾問民之受害六也一曰越訴之害人命竊盜婚姻田土法聽知縣受理而奸民講張爲幻上控督撫或投司道株連蔓衍飽慾乃休民之受害七也一曰雜派之害民間地丁條銀由單是據而顏料本色

蓋緣時價低昂未能豫定不載由單州縣得以任意苛歛無從稽考民之受害八也一曰放債之害百姓十室九空朝不謀夕市僧無藉之徒乘小民一時之急違禁取利名爲逐什之二其實逐月合券計利已在七八俗謂放印子錢甚至折沒妻孥不能振拔民之受害九也一曰繙夫之害凡近驛路人家郵傳往來絡繹不絕每每強捉人夫挽舟負輿逐村更換甚至衰老童幼僕僕道途民之受害十也凡此十害往往形諸彈章略可概見從前縱有條禁或陽奉陰違或始遵終悖若非三令五申未免一木百蠹請下所在有司每季書上不蹈十害結狀申送大吏按驗稍有發覺治以殃民之罪庶民

隱得達而民生遂矣時天下漸承平州縣吏治閒有葛
冗性上疏論風俗及教化致治之原其略曰臣聞唐虞
三代之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比屋有可封之俗風化
之美稱極盛矣兩漢忠厚名節尙爲近古降至後世則
有政而無教此治日少而亂日多也昔賈誼有言移風
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今之
課吏以錢糧盜案無累者爲高等而教化之道置之不
問則是今之薦舉卓異當世稱爲大才能者皆昔人之
所謂務刀筆筐篋而不識大體者也臣見近日風俗之
壞而知教化之廢也久矣如奴僕告家長營兵許將領
扈承敬以弟子而執其師常之傑以親子而擊其母奸

同之聚眾辱官豪紳之滅倫干紀諸所謂下犯上小加大強凌弱眾暴寡之習見於章表者比比而是而閭閻之不及知者又不可勝舉也以 皇上堯舜之君未臻時雍於變之化豈非守令不得其人急簿書而忘教化俗吏多而循吏少之故耶漢黃霸爲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伐其時之孝子悌弟貞婦順孫日以眾多天子下詔褒揚有賢人君子之稱其他良吏或以兄弟爭而任咎於己或以母子怨而譬諭其家皆載在史冊成一代風俗之美凡所以綏國祚而維世運者固匪僅旦夕之效而已請下督撫大吏嚴飭所司如鄉飲酒禮務取年高有德足以矜式府縣不得猥濫充備員數學道

考試舉措優劣必合輿論州縣旌別淑慝不得因循避
怨善或有錄而惡不敢書復社學以教訓子弟講鄉約
以召集耆老舉節孝以維風立義塚以厚俗凡此皆興
教化崇禮讓移風易俗之大端向不入於考績有司視
爲弁髦以致風俗凋弊今請薦舉書考有不力行教化
如前所列數端罔聞成效者簿書雖治亦不得與於卓
異之選如是則吏皆循良而民多興行矣又上言布政
司官不宜攝巡撫事布政司錢糧文案惟巡撫得而稽
之巡撫關防歸布政司恐有更易竄改以便其私者部
院曹郎無事不宜數謁尙書侍郎私第府縣官吏於百
姓猶父母也不得取部民女爲妾婢諸關監督稅務者

不得僅以錢糧如額銅運無欠爲稱職當考恤商之事
興者凡幾病商之弊除者凡幾性由給事中擢掌科印
前後四年章疏大者凡數十上皆切實有當利病仁
皇帝雅知性喜爲文詞俾與翰林詹事諸臣試文字性
嘗被疾遣禮部及太醫院官就視邸第時論榮之丙辰
以疾請骸骨上曰成性居官清慎方欲大用而今以
病告賜加秩一級遣歸非常格也里居凡三年卒年五
十八性樸訥好學初從戴重游重謂性穎悟因屬以著
述順治己丑成進士爲蔚州魏象樞所薦象樞故名儒
數與性往復討論至於尋孔顏所樂象樞曰孔子之樂
在不怨天不尤人顏子之樂在不遷怒不貳過子思之

樂在不變下不援上孟子之樂在仰不愧俯不作性曰
宋儒言氣質之性欲申性善之旨而實違性善之義不
若孔子所言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時論以爲知言方督
關南贛贛州知府孔覺所經歷毛倬人及宿儒彭受之
相與卽濂溪書院爲講學之會性撰會約數章其旨主
躬行實踐謂講學者當平心易氣虛已下人卽有不合
亦宜熟復之不可自以爲是昔張橫渠一夕與二程論
易次日語人曰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如伊川見橫渠
訂頑以謂是起爭端改爲西銘且曰自孟子後未見此
書吾兄弟無此筆也觀此則見二子舍己從人取人爲
善可爲師矣時有畏人譏議欲輟講者性曰聞謗而輟

則必聞譽而作作輟由於毀譽是好名也或言學貴躬行不貴乎講性曰講學所以爲躬行也不問程而行道鮮不謬矣或問朱陸同異曰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周孔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爲公人欲爲私三綱五常仁義道德無有不同學者不求其同惟求其異非也撰成子迂言數萬言多身世自警語性清介歷官幾三十年家無長物推南贛關其妻從求一簪不許或詰其故則曰一人簪則人人思簪矣一簪與則事事如簪矣以父母之身千秋之品顧博親戚交游旦夕歡非愚之至不及此初巡按福建時兼攝鹽政故事鹽賈有贖緩充使者橐性謝去無所染與友人書以謂賢哲立言寧粗無

精寧近無遠生平自處以甘貧有恥爲第一義而其要在乎斬絕俗情宮室妻妾所識窮乏不得擾擾爲此心累足矣又讀司馬遷報任安書觀李陵爲人自守奇士曠然有得以謂自守而謂之奇士非李陵不能爲非司馬遷不能識也陵之言曰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遷之言曰交游莫救視左右不爲一言以此見二人皆自守士後代論人則以自守爲愚夫矣其持論多類此亦性之本趣也然天資灑落不屑屑較量彼我有市兒驟向索魚錢性實未市魚市兒固不去則稱貸與之家人請其說性曰與之息爭其味與食魚等飲酒肆中有客咏李賀詩呼與語則遠客不能歸卽出袖中金贈之時方夏

猶春服袖金蓋將市葛者也性位望通顯然自少邁凶
閔追念先世未嘗不歔歔著百思草及先節家烈猛省
諸篇以致其意文多不載錄其猛省篇曰秋夜不寐委
體於筦簞之上顧此六尺思我二人展轉與懷喟然長
歎嗟乎非父母安有此身今有此身又安有父母哉念
此身庇賴妻孥衣食臧獲至於族屬戚黨及居同里閭
之人亦迭有乾餼以相遺問哀哀我父我母生我劬勞
昊天罔極而曾不得我一帛之溫半菽之養然則父母
奚樂乎有子也古人朋友相念則托以蒹葭之詩申以
雞鳴之候卽偶所止宿他日追維猶念其村墟草木不
能去懷而以我屬毛離裏之人九原莫作黃壤長埋風

雨晦冥之夕寒鴟嘯乎松楸野狐走其壙穴此其爲情
殆不堪憶矣而爲之子者非賓筵高會卽偃息在牀非
博塞嬉遊卽徵租築室自私自利蚩蚩若將終身亦曾
思我父我母鞠之育之遂有今日耶或曰揚名可以顯
親奚其憾無論齷齪之名未必揚也卽使主父五鼎蘇
秦六印於以自奉則得矣其於父母何與焉昔人有言
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夫名之於身達者
猶以爲無益而況上之能及吾親乎且名莫盛於孔子
矣孔子先人葬於五父之衢及長而始知其處至於合
葬於防墓崩之涕生事之禮不可復追矣後卽世世稱
爲聖父於身何有耶不若曾子養曾皙曾元養曾子觴

酒豆肉左右就養無方爲得天之厚也由此觀之又何有於區區之名也嗟乎父母不可得而見矣得父母同生之人而敬焉得與我同生於父母之人而愛焉得父之執母之黨而加吾意焉得父母所使令之人而終始焉得父母平昔所御之物而寓目焉得與父母之貌相似齒相若者而致吾繾綣焉凡若此者皆其不得已者也求之而又不可得則慟哭繼之是又無可如何者也今人有父母在是孔子之所不能得而已得之矣有此天幸則以父母所生之身竭力以事父母何憚而不爲何忍而竟不爲乎且吾未見稱觴上壽有亟於子女婚嫁者也居廬展墓有亟於受命捧檄者也朝暮寢門有

亟於遷拜除授者也抑更有異者一子能勉事父母則
眾子則交相委焉是問安視膳之道等於里均都派之
徭也貧者或絀於時富者欲同於眾父母不獲一日之
安尤末俗之至惡者也古謂行樂當及時秉燭夜游吾
謂行孝當及時秉燭夜侍何也父母之年促而吾身之
歲月長也今有貴人於此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
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汲汲皇皇猶恐不得一當乃嚴
君在室慈母在堂呼左而右令東而西何不以諂人之
情而爲孝子之心乎是又世俗之可長歎者也辭旨斐
惻聞者莫不悲其志云

志曰和州近代人文蓋推戴氏成氏云性嘗受業戴氏

蔚然為百餘年來文獻之徵此足覘淵源所自矣觀其
 巡按福建所論殲寇機宜及工科上疏陳風俗吏治卓
 然具見其本末自言生平愛人之念與義利之辨自然
 無所容偽推此言之古人可作何以尚焉性著述不名
 一家短長互見雖未能悉衷於古人法度要非無所得
 而言者謹條其別具著於藝文

列傳第十二

馬如融

戴本孝

弟格孝
子晏杲

戴移孝

子昆

志曰故家世族前代推為郡望豈偶然哉觀晉宋蕭齊
 三史王謝多才父子晁弟蟬聯入書列傳之體幾成世

家原其所以終始與一代國運當世士風相爲盈虛消
長可爲盛矣若陳留耆舊豫章烈士諸傳州郡人物分
類爲書晉宋文學之士載筆頗以繁富要未若王褒江
左世家庾斐漢南家傳聚族彙編風流奕葉斯足稱喬
木之舊邦裨家牒於國故者也至如陶潛承司馬之風
爲宋逸民嵇紹衍中散之緒爲晉烈士傳所謂歲寒然
後知松柏之後凋不其然乎而史臣載筆專格標題時
事不同出處互異若斯之倫編於家乘則百世清風聞
者興起著於國史則宮商比調磊落相望傳曰方以類
聚物以羣分又曰物相雜故曰文夫離合次比品藻文
采斯亦闡幽之深心論次之極軌也余譜和州世家明

代人文莫盛於馬氏戴氏馬氏以九成從明太祖戰死
鄱陽戴氏以仲禮從取和州皆賜爵有田宅爲和州始
祖子孫遂爲州中一代望族其後御史馬如蛟卒殉乙
亥之難而戴重亦以頑民抗命甲申之後絕粒而死察
其所以興衰與明運若相終始斯亦奇矣馬如融存宗
祀於百死之餘乃克表章前烈垂法後裔而戴氏有本
孝移孝善承先志能以孝友文學世其家聲至今言族
望者推二氏焉在易剝之上曰碩果不食復之傳曰復
其見天地之心乎夫甲申之交固以剝上爲復初者也
作馬如融戴本孝移孝列傳

馬如融字漢叔

又自號
墨園

如蛟弟也天性友愛以貢生入

贊授光祿寺丞崇正乙亥之變如蛟舉家殉難事詳義
烈傳中方寇圍城急如蛟知事不可爲卽泣諭如融曰
寇深矣我受國恩重誼不得偷生爲苟全計且倡議守
城由我始若以家徙是與人共患難而不與人共生死
不可也然使父子兄弟盡命於一旦則是無以達死者
未竟之志馬氏先世鬼神有知不其餒爾亦不可也計
兄弟中健全可恃者惟若爲最且不有死者無以報君
國不有生者無以慰先人自古兄弟聚處遭時艱難忠
孝大倫有分仔其任者今將遺憂於若若卽行矣勉之
弗爲兒女子嗚咽態也如融慷慨雪涕卽挈如虬子卓
生阜生如蛟子翹生三稚子閒關遁去已而城陷如蛟

一門殉難死者十有四人寇去如融匍匐回城中收親屬遺骸列殉節狀上有司以聞於朝得贈恤如制遂力撫亡兄遺孤篤如嚴父慈怙育而教之至於成人凡二十年終始如一初流寇大至州中倉猝無備羣議欲棄城遁如蛟獨挺身議守城策而賊中號令守城至三日者盡殺無赦其後州城既陷屠戮逮盡州人以是歸咎馬氏而如蛟初以御史居鄉戚屬或依藉聲勢爲害鄉黨人不能平至是浮言蠶起益詬詈馬氏如融聞之置不校惟深自引咎遇人言馬氏事輒涕泗垂頤俯首無一語於是浮言乃稍稍息更稱如融長者福王稱監國於南京起如融爲監督通判如融知其無成辭不就唐

王稱監國授如融布政使司參政分巡嶺南道遽引疾歸里杜門不出鄉黨有公義輒踴躍先爲之和州當水陸之衝負山面江民食仰給圩田西南地濱江湖潮汐泛濫爲諸圩害舊築銅城閘保障州縣七十二圩事詳水利圖中故事築堤繕閘歲需所出皆取給於民田崇正間橫水爲災民困不自給如融則周歷汙潦相度形勢出家貲千餘金罄石樹枋完治堤閘爲立法置堰長十人分直啟閉又輸田二十餘畝令司事者歲收租稅供繕修爲久遠計和州人至今賴之先是江南漕法和州不設漕艘用一條鞭例歲輸六千石米供滁州行太僕寺牧馬丁餉其後廢行寺牧丁罷爲運漕軍戶更定

和州協餉率二石米徵白金一兩謂之折色民間便之
會奸胥誘運丁訴上官請改用本色如融聞之慨然曰
有本色斯有津運有津運斯有漕艘有漕艘斯有運軍
和民坐見爲魚肉矣卽詣漕運軍門面條始末又罄橐
餌奸胥使不從中沮撓事遂得寢其勇於爲義多類此
晚始舉子淑生教督嚴甚或勸宜少假之唏噓曰少邁
多難熒熒晚得弱息懼家聲中替有辱先人教之安敢
不力比疾革從容諭其子曰余生七十四年矣諸弟兄
皆少壯有爲不幸猝爲國殤余負先人付托躬歷喪亂
備嘗險艱惴惴恆懼不免幸得復覩太平考終牖下自
維生平無大愧怍今日全歸下見先人庶幾告無罪耳

言訖端坐而逝時康熙九年也

戴本孝字務旃重長子也

小名戊又名殷禮自號鷹阿子

方生時其祖

母陳夢庭實落懷中旣生鞠於祖母天性孝友兒時及見祖母暨曾祖母皆得其歡心年甫十二從父重避亂南京已而轉輾走避於橫望銅井石臼之間貧窘轉甚重恆外出本孝年未弱冠已能將幼弱謹視內外奉母左右無方必周以謹橫望處萬山中喪荒多故家益貧日僅一再啜鬻雜以粗糲母不能堪本孝則取古忠臣烈士所爲致命遂志傳誦人間諸篇什中擇其尤卓犖者浩歌長誦又使幼弟若女弟輩撫掌擊節相和於前激宕頓挫鼓氣作飽母遂怡然爲之忘憂明亡重挈家

轉徙江湖屢瀕危急本孝周旋其間卒賴以濟及重舉
事後林先挈婦女幼弱匿蹟東林山中泣辭家廟謂自
今以往成敗惟天死生唯命因以家事屬本孝曰汝勉
爲之家中事不復關我爲也及重被創危急本孝潛用
小舟載歸時邏徼甚嚴咫尺皆有厲警重卧舟中創甚
本孝宛轉支應詰者卒得脫去卽護重將家航江千里
遁歸和州途中囑妻女紉衣誓死待不測而身與弟移
孝侍父疾病未嘗暫去其側重創深入焦腑血肉狼籍
晝夜呻呼將合復潰經年轉徙不常本孝則扶持左右
揣摩微不至凡重有所求未嘗不適其意及重且死囑曰
年來累汝甚矣若居喪復毀必致滅性是再孤而弟絕

而孫不可爲也本孝幼羸瘠有瘵疾父常慮其不育弗
督以經生業稍長自以其意爲之輒能自合程度重喜
欲令就試會福王監國南京下令童子納金充軍餉乃
聽與試本孝愀然辭於父曰誰秉國成乃至出此以若
所爲卽欲偏安作東南小朝廷且不可得何以試爲重
高其志許之本孝因得肆力於詩古文詞間以其餘慧
習繪畫業臨摩金石古文若隸楷法書皆有事外遠致
重卒後以布衣遨遊四方因陟泰山走京師西訪周秦
古道登華岳之巔所覽山川雲物奇譎變化胸中嶽嶽
不可遏抑卽奮筆爲圖畫作太華分形圖十有二所得
頗自經奇是時高隱之士意氣頽放率以繪事見長若

徐枋蕭雲從江宏仁輩皆以意所獨構咸自名家本孝兼擅其長頗爲時所推許初重讀佛書感南宋慧蘭禪師抗金命焚死事慧蘭故號碧落重欲建碧落廬祀之未及成後三十年本孝以繪事見重當時所得投贈金幣遂於迢迢谷西結構成廬奉父遺象祀於慧蘭之室爲文告祭慟哭極哀條有二白雉飛馴廬側論者以謂純孝徵云本孝性淡泊鮮嗜欲幼工書畫所得晉唐名墨盈篋筥從父遷蒼山值車僮筥沒湖渠中本孝有惋色重諭之曰若不聞岳鵬舉言大丈夫安可有所好耶筆墨陶性情耽之亦玩物喪志矣本孝釋然其後貧甚室無長物惟重所遺澄泥硯卽在南都抗不與馬士

英者或勸售之可獲厚利本孝奮曰是先人所以抗權
貴者卽艱難何可爲婦子作饗殮計乃誅茅爲舍名之

曰守硯菴晚稍有貲輒推受產遺亡弟孤子江陰黃毓

祺蕪湖沈士柱皆明亡死難者本孝爲刻遺文

黃介子小游仙

詩沈崑銅志不忘或勸稍爲治生計則曰吾愛古人以

家貲沉水謂毋誤天下人乃達者語余弟兄向非固窮

食力所造正與流俗等耳康熙三十二年卒年七十四

先數日語弟移孝曰頃自山東歸夢泰山府君遣刺招

我我殆死乎形容自若賦詩不輟疾旣革遺誡七日後

葬鷹阿山庶幾近先人兆勉諸子堅忍守貧賤勿妄干

人忽問移孝何日答以七月之朔卽瞑目逝本孝嘗哀

父重死難故終身不求聞達以父死年止四十五取已
平日所爲詩文分四十五年前作爲前生稿後作爲餘
生稿聞者莫不哀其志云有五子晏旦杲並嫻文史晏
字晦息本孝長子杲字登樽本孝第四子皆長於詩本
孝卒晏杲哀毀幾不勝旣葬皆廬墓三年嘗值大雷雨
蛟起山水暴下毀廬次晏杲皆寢息石穴中水退復結
廬處焉康熙四十一年得旨旌表晏好學善思負大
志衣冠言動有古人風杲工隸書本孝從弟格孝字有
懷幼依伯父重本孝移孝並友愛之力學不倦康熙年
學政錄諸生送布政司試凡先錄有遺者試前再錄之
謂之大收童子能通曉三場文甄者聽與大收格孝七

甄並工贍得與布政司試下第准故事爲生員所著並

見甄文

移孝字無忝

小名丁號笏山自稱碧落後人

本孝仲弟生崇正三年少

本孝九歲父重舉事湖州移孝年十有六從本孝經紀家事周歷艱難中習於勞苦重被創瀕危迷罔不自省移孝與本孝周旋左右卒得寧謐歸和州父卒營葬鷹阿山下躬負土築墳手植松柏哀慟感行路旣免喪於是始有四方之志移孝壯有力善刀槩好馳馬彎弓習射略盡其精能當是時國家初平大難故明殘孽猶據廣西雲南僻壤偏陬未奉藩服所在遺民故臣尙有抗王命者移孝自以遺民父重又以抗節死難於是

遍交豪傑聯絡中原奇偉智謀之士思繼父志後頑民
以次按誅移孝亦屢瀕於危意氣騰蹕不少介心會雲
南平移孝知時不可爲遂絕意當世事遍覽名勝觀古
人遺蹤每有所會輒慷慨登嘯人莫能測初桐城方以
智以僧服廬墓合山遣子訪移孝於南京相值城闔下
方遽問君非和州戴無忝耶移孝素未識方問方因何
便知我方曰聞之吾父頃見君神氣颯爽精采軒然出
眉宇間以是知非常人必吾戴子耳於是邀至合山以
智出所著周易時論相質問先是移孝以俠游四方貴
池劉城其父復社同人也遣人招移孝館其家坐卧一
樓上樓藏書數萬卷移孝晝夜攻苦削圓木爲警枕三

年夜無甘寢坐客偶舉一書移孝卽背誦終卷客驚因
徧抽他帙以試無不應口誦無疑一時學者如宣城沈
壽民江西張自烈如皋冒辟疆皆以博雅推移孝移孝
自四方歸來亦扃戶著書涉歷寒暑無少閒輟而於聞
見所及若勝國孤臣烈士崎行俠客凡一節之奇行誼
未彰人耳目者爲之記傳以備國史要刪有古今史貫
前明忠節傳
黃水湖舍叢
談今俱未見所歷山川要害都邑興廢古今人事得失
具有論撰秀水侍郎曹溶秋嶽邃於史學嘗著續獻徵錄
蒐羅前明史事頗稱該洽聞移孝名攜其書渡江質之
移孝出所論著曹爽然自失賦詩有履武正迷途乃荷
燭龍引之句因與約爲兄弟會于成龍總督江南修江

南通志辟移孝撰集其事方移孝遊四川四川巡撫張
德地延移孝入幕中命子師事之尊禮甚至最後欲檄
署雅州知府且將疏薦其才移孝曰是欲羈縻我也卽
拂衣歸里年三十七始娶室自是家居授徒至康熙十
九年復入都以父重死節事列狀上史館館中學士如
徐元文王士正陳維崧輩皆愛其才欲薦留史館辭不
就知州何偉以山林隱逸薦亦固辭布政使某命有司
親至其家問訊起居並以高尙篤志四字題其門楔移
孝曰吾誅茅僅盈把蔽風雨耳安用綽楔者爲竟輟不
用移孝天性純篤痛父創死一衰麻十年不易歲時祭
父語及被創事卽失聲慟哭久而不衰遺產悉讓兄弟

無所取與州人吳盛藻交最善吳遠宦嶺表聞譌傳吳
已死移孝閒關獨行萬里將收其遺骨至賓州見吳無
恙具述所由來一時悲喜至於泣下生平剛毅不苟言
笑嘗面折人過指斥不稍假借年七十餘精神炯炯抵
掌談王伯大略上下今古顧盼煒然爲詩歌豪邁悲壯
雄偉頓挫人或擬其詩爲司馬遷書移孝雅意不屑屑
也作書法顏真卿柳公權晚年好言辟穀導引爲黃白
丹汞術往往有效輒棄去不復留意康熙四十五年冬
忽邁微疾諭子昆曰我死殮以衰麻七日而葬毋作浮
屠法事我將下見先君昆泣卽正容曰前丙戌年吾父
死彼時已不欲生豈今丙戌尙可戀耶遂瞑昆字象先

幼穎異讀書一覽數行俱下年十四爲生員移孝懼其
早成鍵戶課督甚嚴學旣成出交當世皆一時知名者
魯亮儕與昆爲忘年交乾隆九年亮儕罷官年將八十
矣急索其詩刻以行世亮儕自敘以爲恐不及待也其
見重於時如此

志曰戴氏先與馬氏通姻婭其後至不相能浮言日起
傳者不能無過云爾至今州人言二家之交如水火然
皆能樹立奇節自致不朽可謂難矣如融之循循長者
本孝移孝之卓識獨行爲 盛世之巢父許由殆所謂
黼黻文章爲色不同而皆適於目梅杏榴梨爲味不同
而皆可於口者非耶

列傳第二十二

闕訪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夫網羅散失紬繹簡編所見所聞時得疑似非貴闕然不講也夫郭公夏五原無深文耒耜網罟亦存論說而春秋仍列故題尙書斷自堯典疑者闕而弗竟闕者存而弗刪斯其慎也司馬遷曰書闕有間其軼時時見於他說夫疑似之蹟未必無他說可參而舊簡以古文爲宗百家以雅馴是擇心知其意所以慨然於好學深思之士也班固東方朔傳以謂奇言怪語附著者多遂詳錄其諧隱射覆瑣屑之談以見朔實止此是史氏釋疑

之家法也陳壽蜀志以諸葛不立史官蜀事窮於搜訪

因錄楊戲季漢名臣之讚略存姓氏以致其意是史牒

闕文之舊章也

壽別撰益部耆舊傳十卷是壽未嘗略蜀也益部耆舊傳不入蜀志體例各有

當也或以譏壽非也

自史學失傳中才史官不得闕文之義喜繁

辭者或雜奇衰之說好簡潔者或刪經要之言

晉書喜採小說

唐書每刪章奏

多聞之旨不遵慎言之訓誤解若以形涉傳疑

事通附會含毫莫斷故牒難徵謂當削去篇章方合闕

文之說是乃所謂疑者滅之而已更復何闕之有鄭樵

著校讐略以謂館閣徵書舊有闕書之目凡考文者必

當錄其部次購訪天下其論可謂精矣竊謂典籍如此

人文亦然凡作史者宜取論次之餘或有人著而事不

詳若傳歧而論不一者與夫顯列名品未徵事實清標
夷齊而失載西山之薇學著顏曾而不傳東國之業一
隅三反其類實繁或由載筆誤刪或是虛聲泛採難憑
臆斷當付傳疑列傳將竟別裁闕訪之篇以副慎言之
訓後之觀者得以考求使若陳壽之季漢名臣見上常璩
之華陽士女華陽國志有序錄士女志止列姓名云其事未詳不亦善乎至於
州縣之志體宜比史加詳而向來撰志條規人物限於
尺幅摘比事實附注略節與方物土產區門分類約略
相同至其所注事實率似計薦考語案牘讞文駢偶其
詞斷而不敘士曰孝友端方慈祥愷悌吏稱廉能清慎
忠信仁良學盡漢儒貞皆姜女千篇一律葭葦茫然又

何觀焉今用史氏通裁特標列傳務取有文可誦據實
堪書前志所遺搜訪略盡他若標名略注事實難徵世
遠年湮不可尋訪存之則無類可歸削之則潛德弗曜
凡若此者悉編爲闕訪列傳以俟後來者之別擇云爾
馬璧任東平州州判革馬弊政貽利於民卒於官
徐來朝任仁和訓導陞彰平縣教諭鎮海衛教授課士
多方捐奉濟貧鎮海先達黃道周深重之三學俱有碑
記屢飲鄉大賓

胡宣號梅堂苦嗜學多厚德州守九舉其優行以嘉靖
六年貢中丙午鄉試副榜任永福縣訓導列昭代人文
坊其子生員胡楠克讀父書純孝特著至今里人咸稱

其世德焉

志曰右三人宜有實蹟如所謂革馬弊政捐奉濟貧九舉優行皆非可鑿空附著者惜乎其始末不詳品題莫定乃類於無德而稱訪之而不獲姑置於此以俟後人詳焉

高期任江西龍南縣知縣有治績祀龍南名宦陞金華府通判

王宏載由恩選任四川洪雅縣知縣陞麗江府判治多德政立有生祠著有長林野鶴集行世

魯嶺中嘉靖丙午科鄉試授星子縣知縣陞沔陽知州復陞勛陽府同知入覲自陳致仕所至以循良稱奉詔

進階崇祀星子縣名宦致仕歸屢飲鄉大賓

葉觀明選貢任監察御史有直聲歷官廣東左布政致

仕俸薪給親族淡泊自如

列傳第二十三

前志

嘉靖志

萬厯志

康熙乙巳志

康熙甲子志

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比事屬辭春秋教也言述作殊
方而風教有異也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
乎言墳籍具存而作者之旨不可不辨也古者史官各
有成法辭文旨遠存乎其人孟子所謂其文則史孔子

以謂義則竊取明乎史官法度不可易而義意爲聖人所獨裁然則良史善書亦必有道矣前古職史之官不可考春秋列國之良史若董狐南史之直筆左史倚相之博雅其大較也竊意南董左史之流當時必有師法授受第以專門之業事遠失傳今不得而悉究之也司馬遷網羅散失采獲舊聞撰爲百三十篇以紹春秋之業其於衰周戰國所爲春秋家言如晏嬰虞卿呂不韋之徒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呂氏春秋皆有此事屬辭之體卽當時春秋家言各有派別不盡春王正月一也皆敘錄其著述之大凡緝比論次所以明己之博采諸家折中六藝淵源流別不得詳所自也司馬遷自序紹春秋之業蓋溯其派別有自非僭妄之言司馬氏歿班固氏作論次西京史事

全錄太史自序推其義例殆與相如揚雄列傳同科范蔚宗後漢之述班固踵成故事墨守舊法繩度不踰雖無獨斷之才猶有餼羊告朔禮廢文存者也及宋書之傳范蔚宗晉書之傳陳壽或雜次文人之列或猥編同時之人而於史學淵源作述家法不復致意是亦史法失傳之積漸也至於唐修晉隋二書惟資眾力人才既散共事之人不可盡知或附著他人傳末或互見一二文人稱說所及不復別有記載乃使春秋家學塞絕梯航史氏師傳茫如河漢譬彼收族無人家牒自亂緇流毆散梵剎坐荒勢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夫馬班著史等於伏孔傳經大義微言心傳口授或欲藏之名山傳

之其人或使大儒伏閣受業於其女弟豈若後代紀傳
義盡於簡篇文同於胥史拘牽凡例一覽無遺者耶然
馬班儒林之篇能以六藝爲綱師儒傳授繩貫珠聯自
成經緯所以明師法之相承溯淵源於不替者也儒林傳體
以經爲綱以人爲緯非若尋常列傳詳一人之生平者也自後漢書以下失其傳矣後代史官之
傳苟能熟究古人師法略倣經師傳例標史爲綱因以
作述流別互相經緯試以馬班而論其先藉之資世本
國策之於遷史揚雄劉歆之於漢書是也後衍其傳如
楊惲之布遷史馬融之受漢書是也別治疏注如遷史
之徐廣裴駙漢書之服虔應劭是也凡若此者並可依
類爲編申明家學以書爲主不復以一人首尾名篇則

春秋經世雖謂至今存焉可也至於後漢之史劉珍袁宏之作華嶠謝承司馬彪之書皆爲范氏刪輯之基晉氏之史自王隱虞預何法盛干寶陸機謝靈運之流作者凡一十八家亦云盛矣而後人修史不能條別諸家體裁論次羣書得失萃合一篇之中比如郢人善斲質喪何求夏禮能言無徵不信者也他若聚眾修書立監置紀尤當考定篇章覆審文字某紀某書編之誰氏某表某傳撰自何人乃使讀者察其臧慝定其是非庶幾涇渭雖淆淄澠可辨末流之弊猶恃隄防而唐宋諸家訖無專錄遂使經生帖括詞賦雕蟲並得啁啾班馬之堂攘臂汗青之業者矣

右原史

晉摯虞創爲文章志敘文士之生平論辭章之端委范
史文苑列傳所由仿也自是文士記傳代有綴筆而文
苑入史亦遂奉爲成規至於史學流別討論無聞而史
官得失亦遂置之度量之外甚矣世之易言文而憚言
史也夫遷固之書不立文苑非無文也老莊申韓管晏
孟荀相如揚雄枚乘鄒陽所爲列傳皆於著述之業未
嘗不三致意焉不標文苑所以論次專家之學也文苑
而有傳蓋由學無專家是文章之衰也然而史臣載筆
侈言文苑而於春秋家學派別源流未嘗稍容心焉不
知將自命其史爲何如也文章志傳摯虞而後沈約傳

亮張隲諸人紛紛撰錄

傅亮續文章志沈約宋世文章志張隲文士傳

指亦不

勝屈矣然而史臣采摭存其大凡著錄諸書今皆亡失

則史氏原委編摩故蹟當其撰輯成書之際公滕私楮

未必全無徵考也乃前史不列專題後學不知宗要則

雖有蹤蹟要亦亡失無存遂使古人所謂官守其書而

家世其業者乃轉不如文采辭章猶得與於常寶鼎文

選著作人名之列也

常書凡三卷

唐李肇著經史釋題宗諫

注十三代史目其書編於目錄部類則未通乎記傳之

宏裁也趙宋孔平仲嘗著良史事蹟其書今亦不傳而

著錄僅有一卷則亦猥陋不足觀采也夫史臣創例各

有所因列女本於劉向孝義本於蕭廣濟

晉人作孝子傳

忠義

本於梁元帝

忠臣傳三十卷

隱逸本於皇甫謐

逸士傳高士傳

皆前史

通裁因時制義者也馬班儒林之傳本於博士所業惜

未取史官之掌勒爲專書後人學識不逮前人故使未

得所承無能爲役也漢儒傳經師法亡矣後史儒林之

篇不能踵其條貫源流之法然未嘗不取當代師儒就

其所業以志一代之學則馬班作史家法既失後代史

官之事縱或不能協其義例何不可就當時纂述大凡

人文上下論次爲傳以集一史之成乎夫儒林治經而

文苑談藝史官之業介乎其間亦編摩之不可不知所

務者也或以藝文部次登其卷帙敘錄後語略標作者

之旨以謂史部要旨已見大凡則不知經師傳注文士

辭章藝文未嘗不著其部次而儒林文苑之篇詳考生平別為品藻參觀互證胡可忽諸其或事蹟繁多別標特傳不能合為一篇則於史官篇內亦當存錄姓名更注別自有傳董仲舒王吉韋賢之例自有舊章仲舒治春秋王吉治毛詩韋賢治魯詩並見儒林而別有專傳兩無妨害者也夫荀卿著禮樂之論乃非十二子書莊周恣荒唐之言猶敘禽墨諸子欲成一家之作而不於前人論著條析分明祖述淵源折衷至當雖欲有功前人嘉惠來學譬則卻步求前未有得其至焉者也

右辨例

州縣志書論次前人撰述特編列傳蓋創例也舉此而

推之四方使春秋經世史氏家法燦然大明於天下則外志旣治書有統會而國史要刪可以抵掌言也雖然有難敘者三有不可不敘者三載筆之士不可不熟察此論也何謂難敘者三一日書無家法文不足觀易於散落也唐宋以後史法失傳特言乎馬班專門之業不能復耳若其紀表成規志傳舊例歷久不渝等於科舉程式功令條例雖中庸史官皆可勉副繩墨粗就隱括故書雖優劣不齊短長互見觀者猶得操成格以衡筆削也外志規矩蕩然體裁無準摘比似類書注記如簿冊質言似胥吏文語若尺牘觀者茫然莫能知其宗旨文學之士鄙棄不觀新編告成舊志遽沒比如寒暑之

易冠衣傳舍之留過客欲求存錄不亦難乎二曰纂修諸家行業不詳難於立傳也史館徵儒類皆文學之士通籍朝紳其中且有名公卿焉著述或見藝文行業或詳列傳參伍考求猶易集也州縣志書不過一時遊宦之士偶爾過從啟局殺青不逾歲月討論商榷不出州閩其人或潛德莫徵懿修未顯所遊不知其常所習不知其業等於萍蹤之聚鴻爪之留卽欲效文苑之聯編倣儒林之列傳何可得耶三曰題序蕪濫體要久亡難徵錄例也馬班之傳皆錄自序蓋其生平行業與夫筆削大凡自序已明據本直書編入列傳讀者苟能自得則於其書思過半矣原敘錄之所作雖本易繫詩篇

而史氏要刪實自校讐諸家特重其體劉向所謂條其
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上之文類皆明白峻潔於其書
與人確然並有發明簡首題辭有裨後學職是故也後
代文無體要職非校勘皆能率爾操觚凡有簡編輒題
弁語言出公家理皆泛指掩其部次驟讀序言不知所
指何人所稱何事而文人積習相沿莫能自反抑亦惑
矣州縣修志尤以多序爲榮隸艸誇書風雲競體棠陰
花滿先爲循吏頌辭水激山峩又作人文通贊千書一
律觀者索然移之甲乙可也畀之丙丁可也尙得採其
舊志序言錄其前書凡例作列傳之取材爲一書之條
貫耶凡此三者所爲難敘者也何謂不可不敘者三一

曰前志不當後志改之宜存互證也天下耳目無窮一人聰明有限禹貢岷山之文尚矣得緬志而江源詳於金沙鄭元娑尊之說古矣得王肅而鑄金鑿其犧背窮經之業後或勝前豈作志之才一成不易耶然後人裁定新編未必遽存故錄苟前志失敘何由知更定之苦心識辨裁之至當是則論次前錄非特為舊志存其姓氏亦可為新志明其別裁耳二曰前志有徵後志誤改當備采擇也人心不同如其面也為文亦復稱是史家積習喜改舊文取其易就凡例本非有意苛求然淮陰帶劍不辨何人太史公韓信傳云淮陰少年辱信云若雖長大中情怯耳班固刪去若字文義便前太尉攜頭誰當假借宗元狀稱太尉曰吾帶吾頭來

矣文自明唐書改云吾帶頭來矣是誰之頭耶不存當日原文則三更其手非

特亥豕傳訛將恐蟲魚易體矣三曰志當遞續不當迭改宜衷凡例也遷書採世本國策集尚書世紀南北史集沈蕭姚李八家之書未聞新編告成遽將舊書覆瓿也區區州縣志乘既無別識心裁便當述而不作乃近人載筆務欲炫長未窺龍門之藩先習狙公之術移三易四輾轉相因所謂自擾也夫三十年爲一世可以補輯遺文蒐羅掌故更三十年而往遺待後賢使甲編乙錄新新相承略如班之續馬范之繼班不亦善乎藉使前書義例未全凡目有闕後人創起欲補逸文亦當如馬無地理班志直溯夏書梁陳無志隋書上通五代

梁陳

北齊後周
隋五代

例由義制何在不然乃竟粗更凡目全錄舊文得魚忘筌有同剽竊如之何其可也然琴瑟不調改而更張今茲創定一書不能拘於遞續之例或且以矛盾盾我則不辭後有來者或當鑒其衷曲耳歷敘前志存其規模亦見創例新編初非得已凡此三者所謂不得不敘者也

右申志

舊志著於錄者唐有刺史劉禹錫和州志八卷見焦茲國史經籍志宋有太守程九萬歷陽志十卷按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慶歷元年郡守九華程九萬鵬飛教授天台黃宜達之撰楊志錄州志緣起云宋趙思清有歷陽

志補遺未詳宋何時人也戴重曰曾見陳仁錫藏書目

錄有古歷陽志亦不知其撰人明正統初知州朱沅字孟

淵建安人朱子八世孫撰和州志受其役者訓導陳鈞也莆田人正

德十一年知州黃公標字廷儀遂昌人撰和州志朱志黃志明

末戴重嘗購之不獲重云人家宜有藏者重家藏舊志

一部燬於乙亥之亂自疑卽朱志又云裕溪生員張應

元嘗購得黃志半部以謂難得云然乾隆三十四年當

事者欲修州志大徽州中藏書或得朱志以獻州中故

家世族因以先世藏書及其先人傳誌之屬呈請入志

諸房吏典亦取案牘之有資志事者併上之官會當事

者遷官和州志事中輟其人因挾朱志及州中所獻藏

書與工房水利案牘以去州中典籍爲之一空甚於乙亥之燬也至三十八年復議修志民間或得殘冊以獻間有當取書時竊藏其副者往往雜出補苴之亦未能全也而朱志與水利案牘終不可得惜哉州人云順治初年知州盧汝鵬亦撰州志民間初不甚傳或得一本以上當事亦攜去不得還今存者惟嘉靖萬厯及康熙乙巳康熙甲子四家之書而已

嘉靖志知州易鸞撰與修之人無考

易鸞字鳴和江西分宜人以進士於嘉靖三年授和州知州爲政尙大體興學造士立鄉社學毀民間淫祠不在祀典者州人翕然向風蒞官三年乃取陳鈞黃公標

二家州志刪定爲一十七篇爲表一爲志十六南京國
子監祭酒湛若水敘其書曰和州志其易侯之所以治
和之志乎是故表郡縣志沿革也志疆域示土俗也志
建置示興作也志職官示賢否也志學校示教也志兵
防示備也志食貨示養也志祀典示祈報也志溝洫示
農事也志科目示賓賢也志名宦示勗官也志鄉賢示
風士也志武勳示詰戎也志女德示勵貞潔也志祥異
示儆戒也志藝文示華彩也志雜示賤雜也異端曲技
之流也故沿革明而民知故疆域明而民知方建置明
而民不困職官明而上知勸懲學校明而士知興教兵
防明而下知戒備食貨明而民不匱祀典明而民志不

淫溝洫明而民利興科目明而士知勵名宦明而官知
勸鄉賢明而人知慕武勳明而將知懋功女德明而節
義有興祥異明而庶僚謹藝文明而邦國有華雜志明
而仙釋邪慝之風息然則志也者其治化之具乎惟皇
列土經野設官分職有隆有污以守以令故首之以郡
縣爲郡縣者必有界分故治之以疆域疆域之中不能
無興作故治之以建置所爲建置者官也故治之以職
官職官之治莫先於教化故治之以學校教不率者寇
也寇必有兵故治之以兵防兵無養則窮黷故治之以
食貨爲民食者必有祈報故治之以祀典幽有鬼神明
有民事故治之以溝洫溝洫者民事也民事者養也民

得養而後賢才興故治之以科目科目之興者必有仕
宦之賢名世之士配之也故治之以名宦名宦之所倡
必有善類從焉故治之以鄉賢鄉賢者文也有文必有
武故治之以武勳鄉賢武勳丈夫之賢也必有匹丈夫
焉故治之以女德匹夫匹婦可以動天地況人事治忽
之感召乎故治之以祥異祥異者政事之休咎休咎之
發必有文獻焉故治之以藝文藝文末也過此以往則
仙釋方伎之流不足數矣故治之於末焉若水所敘粗
得其要領然鸞志體尙簡質自述以謂無文之祠廟弗
經之事蹟並從刪黜意則善矣劉歆有言與其過而廢
也毋寧過而存之鸞欲黜邪尙正曷若存其說而加別

白焉至於私家記載文乘野史古人所為輜軒采風上

之太史者也舉而削之過矣其於前志惟據陳鈞黃公

標二家據易志凡例鸞亦未見朱志也於古籍惟據正史紀傳即二史也

又從而加刪節焉不亦隘乎雖然其持論甚正其部次

甚嚴考訂雖疎而不至於謬更進乎哉則其善也鸞以

嘉靖七年擢刑部員外郎其後州人欲祀鸞名宦未果

萬厯志知州康誥承修掌著撰者本州學正齊柯山陰

舉人劉挺同預修者州人歲貢生高文生員馬思永高

期洪一魁翁道魯宗周

康誥字瀛湖又字寅湖汀州衛人以舉人於隆慶五年官和

州知州勤心民事多所裨益造六城外廓門疏濬城壕

有修城記畧及均田議略並能究悉水利田糧利病詳載建置圖及田賦書中會年饑食不足卽出官廩廣興造倣古人興工代賑意一時賴以全活者甚眾萬曆三年以齊柯劉烜修州志志成南京太常寺少卿許穀爲之序曰郡之有志卽國之有史史以記一國志以記一方均之彰往蹟以待將來所係甚大是故文獻不足則杞宋無徵康大夫政成之後乃留心數典其惠不亦遠乎今觀其志爲綱凡八爲目凡若干統紀秩然觀者易覩是故首志輿地凡形勝風俗諸類皆係焉四境版章明若指掌宣風化俗此其準乎次志田賦凡地利物產諸類各附之戶口登耗賦役增減今昔變更旣異則消

盈息虛不容概施之矣次志官司賢否淑慝褒斧在前是勸懲之義也次志人文賢才彙進均爲國楨端人烈婦有裨王化列其名而立之傳聞者其有與耶次志秩祀以報功德以行靈貺足稱國之大事明禋享祀烏得而慢諸次志食貨則壤辨物惟正之供尊上阜下其道蓋並行矣次志武備世雖治忘戰卽危克詰張皇皆盛時事也指麾訓練庶保障有賴焉次志雜譔古今墳衍無微不錄天地祥異雖細必書旁及仙釋宮觀亦皆並列具存雜物譔德莫之或廢焉爾若乃記序題詠則取其有關政治者各註於分類之下不別立一門以滋穢雜噫嘻詳畧有體因革不紊志其備矣貽之將來不亦

善乎康誥有意興作又嘗刻列秩題名記今文存而碑石湮泐不可考

齊柯江西南昌人以舉人於萬曆二年爲和州學正與修志事許穀稱其端敏宏達劉烜山陰舉人與齊柯共撰州志爲八篇詳見許穀序中柯烜以謂易志分篇十七無綱目部次易於散亂故定著爲八篇每篇之中別有條目自以其類相附成書又以詩文雜體猥濫登選不合史裁特取詩文有關州事與州人者各附本條之下其見可謂卓矣然名宦記載併於官司人文傳著歸於科貢選舉則是列傳之體可以合於書志也又不能別具文徵徒刪藝文之目則是文苑文鑑諸編可以合

於唐書宋史也雖然易志而後至是凡五十年其輯比散軼補苴罅漏斯已勤矣其田賦諸條分析欸目討論利弊較之前後諸志獨見詳明不可沒也

高文後任汝寧府學訓導馬思永後以恩選貢生任湖廣城步縣知縣致仕歸屢舉鄉飲大賓高期以歲貢生任江西龍南縣知縣有治績龍南人祀於名宦秩滿擢浙江金華府通判洪一魁後爲歲貢生翁道亦以歲貢生官湖廣寶慶府經歷魯宗周官冀州判官歷遼東都司經歷皆一時與修州志者也

崇正末年戴重以志久不修又遭乙亥寇變文獻益湮沒獨以其意創爲州志類彙作徵書遍布州人曰重拜

啟同郡薦紳文學先生父老長者幸不鄙夷而惠教之
重不才竊疾書淫疲心郡乘每欲成一家言副之名山
今髮且種矣猶紛如也歷陽古志舊號名書迨我國朝
志閱三修最近者在隆萬之間迄今七十有年沿革廢
興推移幾更三世矧寇淪我都文獻胥盡旣千百而十
一矣恐後之典籍又不復存焉重用盡然矢心齋筆有
州志類藁之役鼓曠剔盲追亡補闕探蹟古今罔捐細
大提綱析目述而不作顧愚生也晚貧無藏書聞見傳
聞祇增固陋任所不勝安辭墜越伏望有道君子矜其
狂愚是勗是助國有史郡有版家有牒人有集凡筆札
所紀碑器所遺有裨紀錄者或辱之高軒或郵之尺簡

或假以長源之多軸或綴以安石之碎金既竊教思遙
觀成業豈惟不才附以不朽實國家文獻有耿光焉自
上古昔自下來茲幸甚幸甚於時天下喪亂相尋無有
應者卒不能成重自著書有歷陽開天記歷陽名僧傳
各一卷其所爲河邨文稿於和州遺聞逸事頗究心焉
其長子本孝守其家學著歷陽遺音十二卷又著歷陽
人物志於人物文章頗多綴輯至康熙乙巳年與修州
志次子移孝於康熙甲子乙丑之間與修江南通志皆
有所裨補云

康熙乙巳志知州楊繼芳承修其撰定者州歲貢生夏
日新與修者舉人林毓蕙貢生馬卓生姚希舜苟志道

生員王用極沈喆宋德明鞠長駿郝萬春黃度王道行
張燮布衣戴本孝含山生員鍾彝參閱者鄉官項錫允
成性馬如融葉敬中葉萬善舉人馬翹生過人仰徐振
采生員夏日升葛雲秀張昌吳應運楊方翹馬萃生其
戴本孝成性馬如融自有傳項錫允見闕訪傳沈喆宋
德明鞠長駿郝萬春黃度王道行張燮俱無考

楊繼芳字仲延北直南和人由拔貢生授新泰縣知縣
以慈惠著聞順治十七年擢和州知州爲政尙勤敏多
所修舉蒞官五年纂修州志成自爲序曰和當江淮水
陸之衝南北用武之地昔年孫曹相拒以及梁齊戰處
遺址猶有存者其守臣之撫綏捍禦如甘卓韋叡諸人

無事則勸農興學有事則訓武厲兵規模措置皆可想而見也且南望天門仰太白之高風西眺雞籠想神姥之遺跡見山高而水長慨然思張文昌劉夢得及陋室三老之流風餘韻庶幾遇之用是攬拾整齊部分甲乙都爲八卷其蒐之也不得不詳其覈之也不得不慎蓋合一州之簪紳孝秀手抄口誦之功半載而始克就於是撫是編而知和之城堡府署關市津梁昔廢今置者幾何所土田水利壇廟泮宮損益釐正者幾何事高才碩德忠孝節烈獨行方伎之流遺佚不聞者幾何人罔不分其條流犁然備舉於以紀實考信垂示久遠斯亦可以備一邑之紀載而續百年之曠廢也哉抑予又有

感焉和之先我而志者如九華程公建安朱公遂昌黃公皆當時良史一書之成非苟然者今其文斷爛漸滅不可復識惟易侯鸞康侯誥之志雖尙可考而版籍不存至繼芳而復爲修舉以是知天下事非前之人無所援據非後之人無所流傳若自此更閱百年政事之沿革人事之遷代不知其幾其有待乎採訪而增輯者又曷可以已焉繼芳後以秩滿陞浙江金華府同知

夏日新字又新順治三年歲貢生楊繼芳修州志屬日新撰集其事日新刪輯諸家定著八篇一封域二建置三田賦四秩祀五官職六人物七武備八藝文體例大率因萬厯志之舊篇首錄州志緣起自程九萬以下略

有考訂惟不及盧汝鵠修志事乙巳去順治初年不遠
盧志已不甚著矣其唐宋和州職官多所補輯然亦未
免漏略以視萬厯志間有所增而已列女首列旌表
所及其餘別爲一篇以志慎也藝文用世俗志例專載
詩文而萬厯志建置田賦諸篇經要之文輒以無華彩
見刪惜哉篇首繪名勝圖極華美蓋戴本孝之筆然耳
目玩好之資非志乘所當先者蓋俗例拘牽不知史學
久矣賢者猶或不免況其他乎日新等所爲州志雖未
合道然謹守繩尺不敢以私意增刪前人文字整而不
蕪質而有要亦其善者日新弟日升字晉侯亦與修志
事

林毓蕙字孝艸順治庚子舉人授宛平縣知縣未之官
卒所著有望壺樓詩集

馬翹生字堯都如蛟子以父殉乙亥寇難廢監生中順
治甲午舉人卓生字平子如虬子萃生字孟拔如援子
與翹生萃生爲從祖昆弟與叔父如融並與聞修志

姚希舜字孟哲明末與戴重同避亂石臼湖重從程世
昌將家赴湖州欲卜居廣信希舜亦與山陰祁彪佳豸
佳兄弟有舊將往依之挈家從行及湖州路梗遂與重
家相依後林重被創回和州希舜亦同重歸家艱難危
急中與重周旋最久情無閒然希舜於順治十五年爲
歲貢生

苟志道字與適舊志稱其守正不阿與物無忤薦紳之士皆願與之交遊惜未詳其始末也

王用極

字未詳

著有宛懷詩草鍾彝字孝虎含山人

葉敬中字肇修以恩貢廷試第一歷官臨清州知州

葉萬善字元孺順治己丑進士官山西趙城縣知縣過人仰字頰台由恩選中順治戊子舉人徐振采字子亮中順治庚子舉人登韓棗榜進士官直隸東安縣知縣項錫允詳闕訪傳其序志曰自有明迄萬厯初歷陽志凡更四修前黃朱二志已無有藏其全書者後易康二志雖僅存然病其詳略異當瑕瑜未分孤陋不無遺譏文獻率多失據因循至今倏將百有年矣前之留心於

斯志者有三難焉一則難於無徵守茲土者乏荀袁之才生其鄉者鮮政駿之學期以汲古不啻望洋求其準今未堪載筆譬不庀材而居工雖有輪般袖手而已二則難於聚訟當崇正乙亥厯陽之陷死者十餘萬人冤憤無從義烈失實羣沸其私公是莫定至若乙酉鼎革已亥海氛其是非順逆之勢則又今古風節攸關夫苟持衡傳信是烏可協於道謀者乎三則難於獨任必也諮諏不擇於芻蕘筆削莫贊於游夏方足以裁成國典褒貶人倫一思及夫天刑人禍之由雖每懷直矢不能不逡巡於怨府矣噫持此三難欲爲厯陽求一善志豈易言哉南和楊公仲延治郡五年百廢具舉不數月而

郡志告成一時遠近稱善使百年之墜緒經緯輝煌闡
幽表微靡不允當前之所謂難者胥迎及而解矣此其
才竊以爲非學所能至蓋抑得之於天者有獨詣耳前
郡獻若張歸州廣漢張文學仁父戴司李敬夫皆疲心
於郡乘者有年雖閒有所紀載究皆未遑成帙敬夫先
生實負史才則猶曰是非博采古今筆削以俟君子詎
其神明之所注應知其必有子雲若仲延者起哉敬夫
之子務旃其所著歷陽遺音十二卷特亦郡志藝文之
一斑已在仲延冶鑄中矣其所撰歷陽人物志尙未成
其亦足以羽翼斯志者乎錫允所敘於和州文獻源流
頗有所考故併錄之

康熙甲子志知州王瑄承修先是康熙十二年癸丑知州夏瑋聘州生員楊九思撰州志至二十三年甲子總督于成龍修江南通志檄修州志備採輯因卽夏瑋之志續補未備而夏志遂亡其編續王志者爲州人陶夢陽校閱者例監生班樞生員孫騫劉宗向詹穉

夏瑋事見政略中楊九思字惺一天性穎異操行孤介每讀古人書過目輒能舉其大義尤究心史學熟知州中掌故文詞澹蕩有遠致州中夙儒若戴重輩皆企畏之早歲爲生員後結茅孤舟因以爲號撰志多其手稿云夏瑋楊九思皆作志序具載王志以無所發明故不錄

王瑄字子璜陝西三原人康熙二十年以父廕授和州知州其修志自序以謂沿革疆域戶口田賦職官學校人物藝文載在前志幾無遺矣瑄但踵其事不敢綴以複辭所述固其本指云瑄居官有惠政和州產米四方販買所集擔夫以爲常業奸民業荷擔者恃力與眾遇人家舉葬輒挾持強挽喪輿索厚值無饜一不得遂卽環伺喪家門外執役人無敢入者喪往往爲之不舉民間甚苦之瑄擒治其人痛懲之爲請於上官勒碑申厲禁焉又禁地總押配僉差凡總甲鋪兵禁卒城夫四役需人卽召募願充者奸總因是不得漁利擾良民民甚感之

陶夢陽州中布衣也王瑄續州舊志屬夢陽撰輯之夢陽著凡例爲目三十一圖考二三沿革四星野五疆域六山川七風俗八城池九河防十封建十一戶口十二田賦十三物產十四職官十五公署十六學校十七選舉十八祠祀十九邱墓二十古蹟二十一帝王二十二名宦二十三人物二十四孝義二十五烈女二十六流寓二十七隱逸二十八仙釋二十九方技三十藝文而於目錄之首注云遵照豫式意必河南通志也是則迂怪可笑者矣沿革實止一卷而目爲二卷意河南通志有二卷耳九河防十封建二十一帝王二十九方技其下皆標闕字意河南通志之目所有而州志所無者存

其闕目也觀河南通志門類殊非完善而邱墓古蹟之下編列帝王尤爲怪妄其分人物孝義烈女三門及列隱逸仙釋方技三門於流寓之後顛倒錯亂幾不可解豈孝義烈女隱逸諸人不足爲人物耶庸妄至此而州志奉爲科律疑修通志者初有規仿河南通志之議修州志者因而誤規樵之不啻刻舟之求劍也然江南康熙通志雖非善本猶未若河南通志之謬戾不識州志果何所取也又於前人所爲康熙乙巳志多所刪改職官刪去同知判官而下人物一門自云科貢而外不乏磊落英奇恐通志未能臚入一概刪而不存是則謬妄之尤甚者其餘疵病又不足責矣

班樞以生員援例爲監生事詳孝義傳孫騫字龍湖以善書名劉宗向字黎乙康熙壬午歲貢生天性孝友好讀書著五經難字五卷詹穉州學生員皆與修續志者也

自王瑄以後志事久廢未修雍正六年崑山唐德咸爲和州學正修飭學校振起斯文事蹟詳政略中德咸以謂師儒職業文學掌故宜嘗究心因撰文廟從祀錄一卷末綴諸儒論議深取陸隴其闕陸王之說至欲去其崇祀見亦拘矣然持論尙正其採錄孝子節婦各有行略以備修志者之採訪意良厚矣惜其耳目所及未能周遍其間志士節女磊落瑰奇之行不盡徵於文墨耳

然自德咸之官學校諸生不爲博塞嬉游是亦足以風
已

乾隆十四年知州高麟勳任和州事多所興舉事蹟亦
詳政略中麟勳思撰輯州志蒐羅文獻未及成編會以
憂去志事遂廢麟勳旣登舟忽憶志草藏行篋中亟呼
學正吳本錫出書授之以爲毋失州中文獻也志曰昔
馬日磾有言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
其能久乎麟勳旣去而留志草知斯義矣本錫旣受志
草亦頗搜訪遺聞值三十四年當事者修志悉出獻之
卒被攜去無所留今所存者本錫自輯歷陽風雅及一
二節孝詩歌而已本錫字汝蕃甘泉人乾隆丁卯科舉

人嘗率諸生蠲貲置學宮祭器詳學校書

當高麟勳撰輯州志州人與其役者舉人孫廷鏞盛尙
璉張九江歲貢生沈育貢生羅大賓副榜貢生林慎慮
孫廷鏞字仲鶴七歲喪父有弟廷珍自幼及長友愛無
閒讀書有成則悉以遺產讓弟授徒自給弟子多所成
就里有孀婦撫孤子守志不嫁廷鏞族人構其戚屬將
強嫁之瓜分其產廷鏞聞讓其族人力護持之以孀家
貲產遴其族中老成人經紀焉雍正癸卯爲選貢生入
國子監中王子科順天鄉試授桃源教諭見學校荒蕪
倡議新之課士勤而有法文風振起諸生有貧不自給
者廷鏞才之遂留館給饗殮焉其人卒有成名人以是

多其愛士云廷錚力於學問嘗以蕭雲從韻通部次未
備著韻學捷貫一卷頗有發明值桃源修縣志廷錚討
論該博當事者賴之歸里後含山知縣梁棟修含山志
廷錚亦從事焉麟勳構輯州志遴集州中文士討論典
故屬廷錚總其撰述云
盛尙璉字崇夏中乾隆丙辰科鄉試留心州中舊事於
沿革水利頗稱究心爲人負氣與人談論執抗不肯稍
下以故與同事人多所牴牾究亦不自悔也然好學不
倦晚歲猶日事編摩孜孜不怠所著立誠齋初集謹守
陸隴其說不稍變通亦經生之近於樸學者
張九江字荆川能文章兼善騎射初試爲武學生是時

著令鄉會試文武諸生得互應舉九江起應文科遂中
乾隆辛酉科鄉試九江祖蘊曉亦能文未冠爲州生員
夏瑋修州志蘊曉從事其間多所裨益九江本其家學
討論志事頗能勤云

沈育字熙學乾隆七年歲貢生性孝友嗜理學授徒多
知名士著字學啟蒙二十二卷討論甚勤餘詳
藝文分撰州
志水道城郭多所考正

羅大賓字予作弱冠爲生員每試居高等學官舉其優
行以入貲先作貢生不及薦上禮部性至孝家饒於貲
父老有疾大賓侍父起居食息勞役之事未嘗暫假他
人會蠲賦令下當事者承制問窮佃宜如何加恤大

賓請以蠲賦之半賜農民當事者善之下他州縣用其
法值高麟勳修志大賓分撰城池田賦祠祀邱墓四門
與沈育所撰俱有草藁皆以三十四年修志今無存簡
可惜也大賓族子岱乾隆乙酉副榜貢生深沉好學嘗
據康熙乙巳志校正甲子志中訛誤頗詳密熟於州中
文獻取前人所爲詩文集有合文苑傳者討論頗有源
委云

林慎慮字粵仔性孝友事繼母能盡其歡早歲爲廩膳
生棘闈屢薦不獲售雍正乙卯科得副榜爲貢生士論
惜之著四書旨審雨亭詩草藏於家與修州志分撰職
官名宦選舉公署學校五門草藁亦無存者

志曰文章事業托於汗青斯垂永久州縣之志亦一方
掌故也當其徵文考獻從事編摩莫不皇皇以求希得
與於古之三不朽焉然前史藝文所載唐宋以來州郡
圖經不下數千百卷今索其書十無一二存者編摩之
不足恃亦可慨也鄭樵著校讐略言書有卽地以求卽
家以求若州志者亦卽地以求之一類歟和州前志若
嘉靖本之簡質萬厯本之條貫有足稱者康熙乙巳本
猶未失前人矩臬首敘州志緣起雖未備條貫其意良
善至康熙甲子本與乙巳相去不及二十年志閱三修
事皆猝辦以言無憾難矣以戴重之才不值修志汲汲
用一人之耳目掇輯文獻雖勤何所補焉學正唐德咸

之節孝列傳可謂有心者矣使戴重生今時得見德咸其人庶幾哉徵師儒討論之功也

文徵

乾隆二十九年撰和州志四十二篇編摩既訖因採州中著述有裨文獻若文辭典雅有壯觀瞻者輯爲奏議二卷徵述三卷論著一卷詩賦二卷合爲文徵八卷凡若干篇旣條其別因述所以采輯之故爲之敘錄敘曰古人著述各自名家未有采輯諸人裒合爲集者也自專門之學散而別集之風日繁其文旣非一律而其言時有所長則選輯之事興焉至於史部所徵漢代猶爲近古雖相如揚雄枚乘鄒陽但取辭賦華言編爲列傳

原史臣之意雖以存錄當時風雅亦以人類不齊文章之重未嘗不可與事業同傳不盡如後世拘牽文義列傳止徵行蹟也但西京風氣簡質而遷固亦自爲一家之書故得用其義例後世文字如濫觴之流爲江河不與分部別收則紀載充棟將不可紀極矣唐劉知幾嘗患史傳載言繁富欲取朝廷詔令臣下章奏倣表志專門之例別爲一體類次紀傳之中其意可爲善矣然紀傳旣不能盡削文辭而文辭特編入史亦恐浩博難罄此後世所以存其說而訖不能行也夫史氏之書義例甚廣詩書之體有異春秋若國語十二國風十五所謂典訓風謠各有攸當是以太師陳詩外史又掌四方之

志未聞獨取備於一類之書也自孔逵文苑蕭統文選而後唐有文粹宋有文鑑皆括代選文廣搜眾體然其命意發凡仍未脫才子論文之習經生帖括之風其於史事未甚親切也至於元人文類則習久而漸覺其非故其撰輯文辭每存史意序例亦既明言之矣然條別未分其於文學源流鮮所論次又古人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作者生平大節及其所著書名似宜存李善文選註例稍爲疏證至於建言發論往往有文采斐然讀者興起而終篇扼腕不知本事始末何如此殆如夢古人而遽醒聆妙曲而不終未免使人難爲懷矣凡若此者並是論文有餘證史不足後來攻史諸家

不可不熟議者也至若方州選文國語國風之說遠矣
若近代中州河汾諸集梁園金陵諸編皆能畫界論文
略寓徵獻之意是亦可矣奈何志家編次藝文不明諸
史體裁乃以詩辭歌賦記傳雜文全倣選文之例列於
書志之中可謂不知倫類者也是用修志餘暇採摭諸
體草創規制約略以類相從爲敘錄其流別庶幾踵斯
事者得以增華云爾

奏議第一

文徵首奏議猶志首編紀也自蕭統選文以賦爲一書
冠冕論時則班固後於屈原論體則賦乃詩之流別此
其義例豈復可爲典要而後代選文之家奉爲百世不

祧之祖亦可怪已今取奏議冠首而官府文移附之奏議擬之於紀而文移擬之政略皆掌故之藏也

徵述第二

徵述者記傳序述誌狀碑銘諸體也其文與列傳圖書互爲詳略蓋史學散而書不專家文人別集之中應酬存錄之作亦往往有記傳諸體可裨史事者蕭統選文之時尚未有此也後代文集中兼史體修史傳者往往從而取之則徵述之文要爲不易者矣

論著第三

論著者諸子遺風所以託於古之立言垂不朽者其端於是焉在劉勰謂論之命名始於論語其言當矣晁氏

讀書志援論道經邦出於尙書因詆劉氏之疎略夫周官篇出僞古文晁氏曾不之察亦其惑也諸子風衰而文士集中乃有論說辨解諸體若書牘題跋之類則又因事立言亦論著之派別也

詩賦第四

詩賦者六義之遺國風一體實於州縣文徵爲近甘泉上林班固錄於列傳行之當世可也後代文繁固當別爲專書惟詩賦家流至於近世溺於辭采不得古者國史序詩之意而蚩蚩焉爭於文字工拙之間皆不可與言文徵者也茲取前人賦咏依次編列以存風雅之遺同時之人概從附錄以俟後來者之別擇焉

國朝之人始創此書以對宋清之出群...
 書文始各藝法...
 史表前之意...
 欲得書...
 生林...
 新知...
 高...
 因...
 女...
 自...

章氏遺書外編卷十八終 吳興劉承幹編校